

三國志

魏志

卷二十七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836	
冊數	500 (69)		
函號	圖	10	1



魏志卷十七

淺草文庫

晉陳壽撰

張遼

樂進

于禁

張郃

徐晃

張遼字文遠，鴈門馬邑人也。本聶壹之後，以避怨變姓。少為郡吏。漢末，并州刺史丁原以遼武力過人，召為從。事使將兵詣京都。何進遣詣河北募兵，得千餘人，還進。敗以兵屬董卓。卓敗，以兵屬呂布。遷騎都尉，布為李傕

所敗從布東奔徐州領魯相時年二十八太祖破呂布於下邳遼將其衆降拜中郎將賜爵關內侯數有戰功遷裨將軍袁紹破別遣遼定魯國諸縣與夏侯淵圍昌豨於東海數月糧盡議引軍還遼謂淵曰數日已來每行諸圍豨輒屬目視遼又其射矢更稀此必豨計猶豫故不力戰遼欲挑與語儻可誘也乃使謂豨曰公有命使遼傳之豨果下與遼語遼爲說太祖神武方以德懷四方先附者受大賞豨乃許降遼遂單身上三公山入豨家拜妻子豨歡喜隨詣太祖太祖遣豨還責遼曰此非大將法也遼謝曰以明公威信著於四海遼奉聖旨

豨必不敢害故也從討袁譚袁尚於黎陽有功行中堅將軍從攻尚於鄴尚堅守不下太祖還許使遼與樂進拔陰安徙其民河南復從攻鄴鄴破遼別徇趙國常山招降綠山諸賊及黑山孫輕等從攻袁譚譚破別將徇海濱破遼東賊柳毅等還鄴太祖自出迎遼引共載以遼爲盪寇將軍復別擊荊州定江夏諸縣還屯臨穎封都亭侯從征袁尚於柳城卒與虜遇遼勸太祖戰氣甚奮太祖壯之自以所持麾授遼遂擊大破之斬單于蹋頓傳子曰太祖將征柳城遼諫曰夫許天下之會也今天子在許公遠北征若劉表遣劉備襲許據之以謀令四方公之勢去矣太祖策表必不能任備遂行也時荊州未定復遣遼屯長社

臨發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
曰勿動是不一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
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
頃定卽得首謀者殺之陳蘭梅成以氏六縣叛太祖遣
于禁臧霸等討成遼督張郃朱蓋等討蘭成偽降蔡禁
還成遂將其衆就蘭轉入瀟山瀟中有天柱山高峻二
十餘里道險狹步徑裁通蘭等壁其上遼欲進諸將曰
兵少道險難用深入遼曰此所謂一與一勇者得前耳
遂進到山下安營攻之斬蘭成首盡虜其衆太祖諭諸
將功曰登天山履峻險以取蘭成盪寇功也增邑假節

太祖旣征孫權還使遼與樂進李典等將七千餘人屯
合肥太祖征張魯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
俄而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教曰若孫權至者
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
曰公遠征在外比救至彼破我必矣是以教指及其未
合途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也成敗之機
在此一戰諸君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從
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旦遼被甲持
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樓
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冢以長戟自守遼叱

權下戰權不敢動望見遼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
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
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
披靡無敢當者自旦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脩守備衆
心乃安諸將咸服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
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太祖大壯遼拜征東將軍孫盛
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乃命將出征推轂委權或
賴率然之形或憑犄角之勢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
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
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衆我寡必懷貪墮以致命之兵
擊貪墮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
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爲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
合符契建安二十一年太祖復征孫權到合肥循行遼

戰處歎息者良久乃增遼兵多留諸軍徙屯居巢關羽

圍曹仁於樊會權稱藩召遼及諸軍悉還救仁遼未至

徐晃已破關羽仁圍解遼與太祖會摩陂遼軍至太祖

乘輦出勞之還屯陳郡文帝卽王位轉前將軍魏書曰

帛千匹分封兄況及一子列侯孫權復叛遣遼還屯合

肥進遼爵都鄉侯給遼毋輿車及兵馬送遼家詣屯敕

遼毋至導從出迎所督諸軍將吏皆羅拜道側觀者榮

之文帝踐阼封晉陽侯增邑千戶并前二千六百戶黃

初二年遼朝洛陽宮文帝引遼會建始殿親問破吳意

狀帝歎息顧左右曰此亦古之召虎也爲起第舍又特

爲遼毋作殿以遼所從破吳軍應募步卒皆爲虎賁孫
權復稱藩遼還屯雍丘得疾帝遣侍中劉曄將太醫視
疾虎賁問消息道路相屬疾未瘳帝迎遼就行在所車
駕親臨執其手賜以御衣太官日送御食疾小差還屯
孫權復叛帝遣遼乘舟與曹休至海陵臨江權甚憚焉
勅諸將張遼雖病不可當也慎之是歲遼與諸將破權
將呂範遼病遂篤薨於江都帝爲流涕諡曰剛侯子虎
嗣六年帝追念遼典在合肥之功詔曰合肥之役遼典
以步卒八百破賊十萬自古用兵未之有也使賊至今
奪氣可謂國之爪牙矣其分遼典邑各一百戶賜一子爵

關內侯虎爲偏將軍薨子統嗣

樂進字文謙陽平衛國人也容貌短小以膽烈從太祖
爲帳下吏遣還本郡募兵得千餘人還爲軍假司馬陷
陣都尉從擊呂布於濮陽張超於雍丘橋蕤於苦皆先
登有功封廣昌亭侯從征張繡於安衆圍呂布於下邳
破別將擊眭固於射犬攻劉備於沛皆破之拜討寇校
尉渡河攻獲嘉還從擊袁紹於官渡力戰斬紹將淳于
瓊從擊譚尚於黎陽斬其大將嚴敬行游擊將軍別擊
黃巾破之定樂安郡從圍鄴鄴定從擊袁譚於南皮先
登入譚東門譚敗別攻雍奴破之建安十一年太祖表

漢帝稱進及于禁張遼曰武力既弘計略周備質忠性
一守執節義每臨戰功常爲督率奮彊突固無堅不陷
自援袍鼓手不知倦又遣別征統御師旅撫衆則和奉
令無犯當敵制決靡有遺失論功紀用宜各顯寵於是
禁爲虎威進折衝遼盪寇將軍進別征高幹從比道入
上黨回出其後幹等還守壺關連戰斬首幹堅守未下
會太祖自征之乃拔太祖征管承軍淳于遣進李典擊
之承破走逃入海島海濱平荊州未服遣屯陽翟後從
平荊州留屯襄陽擊關羽蘇非等皆走之南郡諸縣山
谷蠻夷詣進降又討劉備臨沮長社普旌陽長梁大皆

大破之後從征孫權假進節太祖還留進與張遼李典
屯合肥增邑五百并前凡千二百戶以進數有功分五
百戶封一子列侯進遷右將軍建安二十三年薨諡曰
威侯子緄嗣緄果毅有父風官至揚州刺史諸葛誕反
掩襲殺緄詔悼惜之追贈衛尉諡曰愍侯子肇嗣

于禁字文則泰山鉅平人也黃巾起鮑信招合徒衆禁
附從焉及太祖領兗州禁與其黨俱詣爲都伯屬將軍
王朗朗異之薦禁才任大將軍太祖召見與語拜軍司
馬使將兵詣徐州攻廣威拔之拜陷陣都尉從討呂布
於濮陽別破布二營於城南又別將破高雅於須昌從

攻壽張定陶離狐圍張超於雍丘皆拔之從征黃巾劉
辟黃邵等屯版梁邵等夜襲太祖營禁帥麾下擊破之
斬辟邵等盡降其衆遷平虜校尉從圍橋蕤於苦斬蕤
等四將從至宛降張繡繡復叛太祖與戰不利軍敗還
舞陰是時軍亂各間行求太祖禁獨勒所將數百人且
戰且引雖有死傷不相離虜追稍緩禁徐整行隊鳴鼓
而還未至太祖所道見十餘人被創裸走禁問其故曰
爲青州兵所劫初黃巾降號青州兵太祖寬之故敢因
緣爲略禁怒令其衆曰青州兵同屬曹公而還爲賊乎
乃討之數之以罪青州兵遽走詣太祖自訴禁旣至先

立營壘不時謁太祖或謂禁青州兵已訴君矣宜促詣
公辨之禁曰今賊在後追至無時不先爲備何以待敵
且公聰明諧訴何緣徐鑿斬安營訖乃入謁具陳其狀
太祖悅謂禁曰清水之難吾其急也將軍在亂能整討
暴堅壘有不可動之節雖古名將何以加之於是錄禁
前後功封益壽亭侯復從攻張繡於穰禽呂布於下邳
別與史渙曹仁攻睦固於射犬破斬之太祖初征袁紹
紹兵盛禁願爲先登太祖壯之乃選步騎二千人使禁
將守延津以拒紹太祖引軍還官渡劉備以徐州叛太
祖東征之紹攻禁禁堅守紹不能拔復與樂進等將步

騎五千擊紹別營從延津西南緣河至汲獲嘉二縣焚燒保聚三十餘屯斬首獲生各數千降紹將何茂王摩等二十餘人太祖復使禁別將屯原武擊紹別營於杜氏津破之遷禪將軍後從還官渡太祖與紹連營起土山相對紹射營中士卒多死傷軍中懼禁督守土山力戰氣益奮紹破遷偏將軍冀州平昌狝復叛遣禁征之禁急進攻狝狝與禁有舊詣禁降諸將皆以為狝已降當送詣太祖禁曰諸君不知公常令乎圍而後降者不赦夫奉法行令事上之節也狝雖舊友禁可失節乎自臨與狝訣隕涕而斬之是時太祖軍淳于聞而歎曰狝

降不詣吾而歸禁豈非命邪益重禁

臣松之以為圍而後降法雖不赦囚

而送之未為違命亦曾不為舊交亦與萬一而肆其好殺之心以戾眾人之議所以卒為降虜死加惡謚宜哉

東海平拜禁虎威將軍後與臧霸等攻梅成張遼張郃等討陳蘭禁到成舉眾三千餘人降既降復叛其眾奔蘭遼等與蘭相持軍食少禁運糧前後相屬遼遂斬蘭成增邑二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時禁與張遼樂進張郃徐晃俱為名將太祖每征伐咸遞行為軍鋒還為後拒而禁持軍嚴整得賊財物無所私入由是賞賜特重然以法御下不甚得士眾心太祖常恨朱靈欲奪其營以禁有威重遣禁將數十騎齎令書徑詣靈營奪其軍

靈及其部眾莫敢動乃以靈為禁部下督眾皆震服其
見憚如此遷左將軍假節鉞分邑五百戶封一子列侯
建安二十四年太祖在長安使曹仁討關羽於樊又遣
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溢平地水數丈禁等七軍皆沒
禁與諸將登高望水無所回避羽乘大船就攻禁等禁
遂降惟龐惠不屈節而死太祖聞之哀歎者久之曰吾
知禁三十年何意臨危處難及不及龐惠邪會孫權禽
羽獲其眾禁復在吳文帝踐阼權稱藩遣禁還帝引見
禁鬚髮皓白形容憔悴頓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
明視故事

魏書載制曰昔荀林父敗績於邲孟明喪師於殽秦未嘗不替使復其位其後晉獲狄土秦

霸西戎區區小國猶尚若斯而況萬乘乎樊城之敗水災暴至非戰之咎其復禁等官拜為安遠

將軍欲遣使吳先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
關羽戰克龐惠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薨子
圭嗣封益壽亭侯諡禁曰厲侯

張郃字儁乂河間鄭人也漢末應募討黃巾為軍司馬
屬韓馥馥敗以兵歸袁紹紹以郃為校尉使拒公孫瓚
瓚破郃功多遷寧國中郎將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

漢晉春秋曰郃說紹曰公雖連勝然勿與曹公戰也密遣輕騎鈔絕其南則兵自敗矣紹不從之紹遣

將淳于瓊等督運屯烏巢太祖自將急擊之郃說紹曰
曹公兵精往必破瓊等瓊等破則將軍事去矣宜急引

兵救之郭圖曰郃計非也不如攻其本營勢必還此為不救而自解也郃曰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若瓊等見禽吾屬盡為虜矣紹但遣輕騎救瓊而以重兵攻太祖營不能下太祖果破瓊等紹軍潰圖慙又更譖郃曰郃

快軍敗出言不遜郃懼乃歸太祖臣松之案武紀及袁紹傳並云袁紹使張

部高覽攻太祖營郃等聞淳于瓊破遂來降紹眾於是太祖得郃甚喜謂曰昔子胥不

早寤自使身危豈若微子去殷韓信歸漢邪拜郃偏將

軍封都亭侯授以衆從攻鄴拔之又從擊袁譚於渤海

別將軍圍雍奴大破之後討柳城與張遼俱為軍鋒以

功遷平狄將軍別征東萊討管承又與張遼討陳蘭梅

成等破之從破馬超韓遂於渭南圍安定降楊秋與夏

侯淵討鄜賊梁興及武都氐又破馬超平宋建太祖征

張魯先遣郃督諸軍討興和氐王寶茂太祖從散關入

漢中又先遣郃督步卒五千於前通路至陽平魯降太

祖還留郃與夏侯淵等守漢中拒劉備郃別督諸軍降

巴東巴西二郡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為備將張飛

所拒引還南鄭拜盪寇將軍劉備屯陽平郃屯廣石備

以精卒萬餘分為十部夜急攻郃郃率親兵搏戰備不

能克其後備於走馬谷燒都圍淵救火從他道與備相

遇交戰短兵接刃淵遂沒郤還陽平

魏略曰淵雖為都督劉備憚郤而易

淵及殺淵備曰當得其魁用此何為邪

當是時新失元帥恐為備所乘三

軍皆失色淵司馬郭淮乃令眾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

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推郤為軍主

郤出勒兵安陣諸將皆受郤節度眾心乃定太祖在長

安遣使假郤節太祖遂自至漢中劉備保高山不敢戰

太祖乃引出漢中諸軍郤還屯陳倉文帝即王位以郤

為左將軍進爵都鄉侯及踐阼進封鄭侯詔郤與曹真

討安定盧水胡及東羌召郤與真並朝許宮遣南與夏

侯尚擊江陵郤別督諸軍渡江取洲上屯塢明帝即位

遣南屯荊州與司馬宣王擊孫權別將劉阿等追至祁

口交戰破之諸葛亮出祁山加郤位特進遣督諸軍拒

亮將馬謖於街亭謖依阻南山不下據城郤絕其汲道

擊大破之南安天水安定郡反應亮郤皆破平之詔曰

賊亮以巴蜀之眾當虓虎之師將軍被擊執銳所向克

定朕甚嘉之益邑千戶并前四千三百戶司馬宣王治

水軍於荊州欲順沔入江伐吳詔郤督關中諸軍往受

節度至荊州會冬水淺大船不得行乃還屯方城諸葛

亮復出急攻陳倉帝驛馬召郤到京都帝自幸河南城

置酒送郤遣南北軍士三萬及分遣武衛虎賁使衛郤

因問郤曰遲將軍到亮得無已得陳倉乎郤知亮懸軍無穀不能久攻對曰比臣未到亮已走矣屈指計亮糧不至十日郤晨夜進至南鄭亮退詔郤還京都拜征西車騎將軍郤識變數善處營陣料戰勢地形無不如計自諸葛亮皆憚之郤雖武將而愛樂儒士嘗薦同鄉車湛經明行脩詔曰昔祭遵為將奏置五經大夫居軍中與諸生雅歌投壺今將軍外勒戎旅內存國朝朕嘉將軍之意今擢湛為博士諸葛亮復出祁山詔郤督諸將西至略陽亮還保祁山郤追至木門與亮軍交戰飛矢中郤右膝薨

魏略曰亮軍退司馬宣王使郤追之郤曰軍法圍城必開出路歸軍勿追宣王不聽

郤不得已遂進蜀軍乘高諡曰壯侯子雄嗣節前後征伐有功明帝分郤戶封郤四子列侯賜小子爵關內侯徐晃字公明河東楊人也為郡吏從車騎將軍楊奉討賊有功拜騎都尉李傕郭汜之亂長安也晃說奉令與天子還洛陽奉從其計天子渡河至安邑封晃都亭侯及至洛陽韓暹董承曰爭鬪晃說奉令歸太祖奉欲從之後悔太祖討奉於梁晃遂歸太祖太祖授晃兵使擊

卷卷音墟原武賊破之拜裨將軍從征呂布別降布將

趙庶李鄒等與史渙斬駐固於河內從破劉備又從破顏良拔白馬進至延津破文醜拜偏將軍與曹洪擊瀍

疆賊祝臂破之又與史渙擊袁紹運車於故市功最夥
封都亭侯太祖既圍鄴破邯鄲易陽令韓範偽以城降
而拒守太祖遣晃攻之晃至飛矢城中為陳成敗範悔
晃輒降之既而言於太祖曰二袁未破諸城未下者傾
耳而聽今日滅易陽明日皆以死守恐河北無定時也
願公降易陽以示諸城則莫不望風太祖善之別討毛
城設伏兵掩擊破三屯從破袁譚於南皮討平原叛賊
克之從征蹋頓拜橫野將軍從征荊州別屯樊討中廬
臨沮宜成賊又與滿寵討關羽於漢津與曹仁擊周瑜
於江陵十五年討太原反者圍太陵拔之斬賊帥商曜

韓遂馬超等反關右遣晃屯汾陰以撫河東賜牛酒令

上先人墓太祖至潼關恐不得渡召問晃晃曰公盛兵

於此而賊不復別守蒲阪知其無謀也今假臣精兵

臣稱臣傳寫者誤也

渡蒲阪津為軍先置以截其裏賊

可禽也太祖曰善使晃以步騎四千人渡津作塹柵未

成賊梁興夜將步騎五千餘人攻晃晃擊走之太祖軍

得渡遂破超等使晃與夏侯淵平隴糜泝諸氏與太祖

會安定太祖還鄴使晃與夏侯淵平郿夏陽餘賊斬梁

興降三千餘戶從征張魯別遣晃討攻橫仇夷諸山氏

皆降之遷平寇將軍解將軍張順圍擊賊陳福等三十

餘屯皆破之太祖還鄴留晃與夏侯淵拒劉備於陽平
備遣陳式等十餘營絕馬鳴閣道晃別征破之賊自投
山谷多死者太祖聞甚喜假晃節令曰此閣道漢中之
險要咽喉也劉備欲斷絕外內以取漢中將軍一舉克
奪賊討善之善者也太祖遂自至陽平引出漢中諸軍
復遣晃助曹仁討關羽屯宛會漢水暴溢于禁等沒羽
圍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晃所將多新卒以羽
難與爭鋒遂前至陽陵陂屯太祖復還遣將軍徐商呂
建等詣晃令曰須兵馬集至乃俱前賊屯偃城晃到詭
道詐都塹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

稍前去賊圍三丈所未攻太祖前後遣殷署朱蓋等凡
十二營詣晃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攻圍
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千出戰
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汚水死太
祖令曰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勝遂陷賊圍多
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之善用兵者未有
長驅徑入敵圍者也且樊襄陽之在圍過於莒卽墨將
軍之功踰孫武穰苴晃振旅還摩陂太祖迎晃七里置
酒大會太祖舉卮酒勸晃且勞之曰全樊襄陽將軍之
功也時諸軍皆集太祖案行諸營士卒咸離陣觀而晃

軍營整齊將士駐陣不動太祖歎曰徐將軍可謂有周
亞夫之風矣文帝卽王位以晃爲右將軍進封遠鄉侯
及踐阼進封楊侯與夏侯尚討劉備於上庸破之以晃
鎮陽平徙封陽平侯明帝卽位拒吳將諸葛瑾於襄陽
增邑二百并前三千一百戶病篤遺令歛以時服性儉
約畏慎將軍常遠斥侯先爲不可勝然後戰追奔爭利
士不暇食常歎曰古人患不遭明君今幸遇之當以功
自效何用私譽爲終不廣交援太和元年薨諡曰壯侯
子蓋嗣蓋薨子霸嗣明帝分晃戶封晃子孫二人列侯
初清河朱靈爲袁紹將太祖之征陶謙紹使靈督三營

助太祖戰有功紹所遣諸將各罷歸靈曰靈觀人多矣

無若曹公者此乃真明主也今已遇復何之遂留不去

所將士卒慕之皆隨靈留靈後遂爲好將名亞晃等至

後將軍封高唐亭侯九州春秋曰初清河季雍以鄒叛

遣靈攻之靈家在城中瑣將靈母弟置城上誘呼靈靈

望城涕泣曰丈夫一出身與人豈復顧家邪遂力戰拔

之生禽雍而靈家皆死魏書曰靈字文博太祖既平

冀州遣靈將新兵五千入騎千匹守許南太祖戒之曰

嚴善以道寬之不然卽有變靈至陽翟中郎將程昂等

果反卽斬昂以狀聞太祖手書曰兵中所以爲危險者
外對敵國內有姦謀不測之變昔鄧禹中分光武軍西
行而有宗歆馮惜之難後將二十四騎還洛陽禹豈以
是滅損哉來書懇惻多引咎過未必如所云也文帝卽
位封靈鄜侯增其戶邑詔曰將軍佐命先帝典兵歷年
威過方邵功踰絳灌圖籍所美何以加焉朕受天命帝

有海內元功之將社稷之臣皆朕所與同福共慶傳之
無窮者也今封鄒侯富貴不歸故鄉如夜行衣繡者平
常所志願勿難言靈謝曰高唐宿所願
於是更封高唐侯薨諡曰威侯子術嗣
評曰太祖建茲武功而時之良將五子為先于禁最號
毅重然弗克其終張郃以巧變為稱樂進以驍果顯名
而鑒其行事未副所聞或注記有遺漏未如張遼徐晃
之備詳也

魏志卷十七終

魏志卷十八

晉陳壽撰

李典

李通

臧霸 孫觀

文聘

呂虔

許褚

典韋

龐惠

龐涓

母我英

閻溫

張恭

恭子就

李典字曼成山陽鉅野人也典從父乾有雄氣合賓客
數千家在乘氏初平中以眾隨太祖破黃巾於壽張又

魏志卷十八

從擊袁術征徐州呂布之亂太祖遣乾還乘氏慰勞諸
 縣布別駕薛蘭治中李封招乾欲俱叛乾不聽遂殺乾
 太祖使乾子整將乾兵與諸將擊蘭封蘭封破從平亮
 州諸縣有功稍遷青州刺史整卒典徙潁陰令為中郎
 將將整軍魏書曰典少好學不樂兵事乃就師讀春秋左氏傳博觀羣書太祖善之故試以治民之
 政遷離狐太守時太祖與袁紹相拒官渡典率宗族及
 部曲輸穀帛供軍紹破以典為裨將軍屯安民太祖擊
 譚尚於黎陽使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尚遣魏郡
 太守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太祖勅典昱若船不得
 過下從陸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水有懈怠

之心擊之必克軍不內御苟利國家專之可也宜亟擊
 之昱亦以為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劉表使
 劉備北侵至蒙太祖遣典從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
 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窄
 狹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
 果入賊伏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散退從圍
 鄴鄴定典樂進圍高幹於壺關擊管承於長廣皆破之
 遷捕虜將軍封都亭侯典宗族部曲三千餘家居乘氏
 自請願徙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純邪典謝曰典
 為怯功微而爵寵過厚誠宜舉宗陳力加以征伐未甚

宜實郊途之內以制四方非慕純也途徙部曲宗族萬
三千餘日居鄴太祖嘉之遷破虜將軍與張遼樂進屯
合肥孫權率衆圍之遼欲奉教出戰進與遼皆素不睦
遼恐其不從與慨然曰此國家大事願君許何如耳吾
不可以私憾而忘公義乎乃率衆與遼破走權增邑百
戶并前三百戶典好學問貴儒雅不與諸將爭功敬賢
士大夫恂恂若不及軍中稱其長者年三十六薨子禎
嗣文帝踐阼追念合肥之功增禎邑百戶賜典一子爵
關內侯邑百戶諡典曰愍侯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魏書曰通以俠聞於江汝

之間與其郡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
直者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
難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
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恭
而據其衆通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黃巾
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士分糟
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
于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繡劉表
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
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

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勦力義不以私廢公喜儼執意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接劍以叱之曰曹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爲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羣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改封都亭侯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

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衆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勇冠諸將通道得病薨時年四十一追增邑二百戶并前四百戶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昔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人懷異心通秉義不顧使攜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早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以基爲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王隱晉書曰緒子秉字玄甫有雋才爲時

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秉嘗答司馬文王問因以爲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辭出上曰爲官長當清當慎當勤脩此三者何患不治乎並受詔既出上顧謂吾等曰相識勅正當爾不侍坐衆賢莫不贊

善上又問必不得已於斯三者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
次復問吾對曰清慎之道相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
夫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
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囊無咎籍用白茅皆慎之至也
上曰卿言得之耳可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奉知
所對吾乃舉故太尉荀景倩尚書董仲連僕射王公侯
並可謂為慎上曰此諸人者溫恭朝夕執事有恪亦各
其慎也然天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
玄遠而未會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
思此言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
勿輕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
而至矣 秉子重字茂曾少知名歷位吏部郎平陽太
守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為
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重遂不
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贈散騎常侍重二
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郡矩至江州刺史
重子式字景
則官至侍中

臧霸字宣高泰山華人也父戒為縣獄掾據法不聽太

守欲所私殺太守大怒令收戒詣府時送者百餘人霸
年十八將客數十人徑於費西山中要奪之送者莫敢
動因與父俱亡命東海由是以勇壯聞黃巾起霸從陶
謙擊破之拜騎都尉遂收兵於徐州與孫觀吳敦尹禮
等並聚眾霸為帥屯於開陽太祖之討呂布也霸等將
兵助布既禽布霸自匿太祖募索得霸見而悅之使霸
招吳敦尹禮孫觀觀兄康等皆詣太祖太祖以霸為琅
邪相敦利城禮東莞觀北海康城陽太守割青徐二州
委之於霸太祖之在兗州以徐翕毛暉為將兗州亂翕
暉皆叛後兗州定翕暉亡命投霸太祖語劉備令語霸

送二人首霸謂備曰霸所以能自立者以不爲此也霸受公生全之恩不敢違命然王霸之君可以義告願將軍爲之辭備以霸言白太祖太祖歎息謂霸曰此古人之事而君能行之孤之願也乃皆以翕暉爲郡守時太祖方與袁紹相拒而霸數以精兵入青州故太祖得專事紹不以東方爲念太祖破袁譚於南皮霸等會賀霸因求遣子弟及諸將父兄家屬詣鄴太祖曰諸君忠孝豈復在是昔蕭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純焚室輿櫬以從而光武不逆吾將何以易之哉東州擾攘霸等執義征暴清定海岱功莫大焉皆封列侯霸爲都亭

侯加威虜將軍又與于禁討昌豨與夏侯淵討黃巾餘賊徐和等有功遷徐州刺史沛國公武周爲下邳令霸敬異周身詣令舍部從事讒詞不法周得其罪便收考竟霸益以善周從討孫權先登再入巢湖攻居巢破之張遼之計陳蘭霸別遣至皖討吳將韓當使權不得救蘭當遣兵逾霸與戰於逢龍當復遣兵邀霸於夾石與戰破之還屯舒權遣數萬人乘船屯舒口分兵救蘭聞霸軍在舒遁還霸夜追之比明行百餘里邀賊前後擊之賊窘急不得上船赴水者甚衆由是賊不得救蘭遼遂破之霸從討孫權於濡須口與張遼爲前鋒行遇

霖雨大軍先及水遂長賊船稍進將士皆不安遼欲去
霸止之曰公明於利鈍寧肯捐吾等邪明日果有令達
至以語太祖太祖善之拜揚威將軍假節後權乞降太
祖還留霸與夏侯惇等屯居巢文帝卽王位遷鎮東將
軍進爵武安鄉侯都督青州諸軍事及踐祚進封開陽
侯徙封良成侯與曹休討吳賊破呂範於洞浦徵爲執
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帝常咨訪焉魏略曰霸一名奴
寇孫觀名嬰子吳
數名黠奴尹禮名盧兒建安二十四年霸遣別軍在洛
會太祖崩霸所部及青州兵以爲天下將亂皆鳴鼓擣
去文帝卽位以曹休都督青徐霸謂休曰國家未肯聽
霸耳若假霸步騎萬人必能橫行江表休言之於帝
疑霸軍前擅去今意壯乃爾明帝卽位增邑五百并前
遂東巡因霸來朝而奪其兵

三千五百戶薨諡曰威侯子艾嗣魏書曰艾少以才理
稱爲黃門郎歷位郡

艾官至青州刺史少府艾薨諡曰恭侯子權嗣霸前

後有功封子三人列侯賜一人爵關內侯霸一子舜字
太伯晉散騎

常侍見武帝百官名此百官名不知誰所撰
也皆有題目稱舜才穎條暢識贊時宜也而孫觀亦

至青州刺史假節從太祖討孫權戰被創薨子毓嗣亦

至青州刺史魏書曰孫觀字仲臺泰山人與臧霸俱起
討黃巾拜騎都尉太祖破呂布使霸招觀

兄弟皆厚遇之與霸俱戰伐觀常爲先登征定青徐羣
賊功次於霸封呂都亭侯康亦以功封列侯與太祖會

南皮遣子弟入居鄴拜觀偏將軍遷青州刺史從征孫
權於濡須口假節攻權爲流矢所中傷左足力戰不顧

太祖勞之曰將軍被創深重而猛氣益奮
不當爲國愛身乎轉振威將軍創甚遂卒

文聘字仲業南陽宛人也爲劉表大將使禦北方表死

其子琮立太祖征荊州琮舉州降呼聘欲與俱聘曰聘不能全州當待罪而已太祖濟漢聘乃詣太祖太祖問曰來何遲邪聘曰先呂不能輔弼劉荊州以奉國家荊州雖沒常願據守漢川保全土境生不負於孤弱死無愧於地下而計不得已以至於此實懷悲慙無顏早見耳遂歔歔流涕太祖為之愴然曰仲業卿真忠臣也厚禮待之授聘兵使與曹純追討劉備於長阪太祖先定荊州江夏與吳接民心不安乃以聘為江夏太守使典北兵委以邊事賜爵關內侯孫盛曰資父事君忠孝道一誠霸少有孝烈之稱文聘著垂涕之誠是以魏武一面委之以一與樂進討關方之任豈直壯武見知於舍舉之關哉

羽於尋口有功進封延壽亭侯加討逆將軍又攻羽輜重於漢津燒其舩於荊城文帝踐祚進爵長安鄉侯假節與夏侯尚圍江陵使聘別屯沔口止石梵自當一隊禦賊有功遷後將軍封新野侯孫權以五萬眾自圍聘於石陽甚急聘堅守不動權住二十餘日乃解去聘追擊破之魏略曰孫權嘗自將數萬眾卒至時大雨城柵崩壞人民散在田野未及補治聘聞權到不知所施乃思惟莫若潛默可以疑之乃勅城中人使不得見又自臥舍中不起權果疑之語其部黨曰此方以此人忠臣也故委之以此郡今我至而不動此不有密圖必當有外救遂不敢攻而去魏略此語與本傳反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九百戶聘在江夏數十年有威恩名震敵國賊不敢侵分聘戶邑封聘子岱為列侯又賜聘

從子厚爵關內侯聘薨諡曰壯侯岱又先亡聘養子休嗣卒子武嗣嘉平中譙郡桓禹爲江夏太守清儉有威惠名亞於聘

呂虔字子恪任城人也太祖在兖州聞虔有膽策以爲從事將家兵守湖陸襄陵校尉杜松部民吳母等作亂與昌豨通太祖以虔代松虔到招誘吳母渠率及同惡數十人賜酒食簡壯士伏其側虔察吳母等皆醉使伏兵盡格殺之撫其餘衆羣賊乃平太祖以虔領泰山太守郡接山海世亂聞民人多藏竄袁紹所置中郎將郭祖公孫犢等數十輩保山爲寇百姓苦之虔將家兵到

郡開恩信祖等黨屬皆降服諸山中一匿者盡出安土業簡其彊者補戰士泰山由是遂有稱兵冠名州郡濟南黃巾徐和等所在劫長吏攻城邑虔引兵與夏侯淵會擊之前後數十戰斬首獲生數千人太祖使督青州諸郡兵以討東萊羣賊李條等有功太祖令曰夫有其志必成其事蓋烈士之所徇也卿在郡以來禽姦討暴百姓獲安躬蹈矢石所征輒克昔寇恂立名於汝潁耿弇建策於青兖古今一也舉茂才加騎都尉典郡如故虔在泰山十數年甚有威惠文帝卽王位加禪將軍封益壽亭侯遷徐州刺史加威虜將軍請琅邪王祥爲別

駕民事一以委之世多其能任賢

孫盛雜語曰祥字休徵性至孝後母苛虐

每欲危害祥祥色養無怠盛寒之月後母曰吾思食生魚祥脫衣將剖冰求之有少堅冰解下有魚躍出因奉

以供時人以為孝感之所致也供養三十餘年母終乃仕以淳誠貞粹見重於時

王隱晉書曰祥始出仕年過五十矣稍遷至司隸校尉高貴鄉公入學以祥為三

老遷司空太尉司馬文王初為晉王司空荀顛要祥盡敬祥不從語在二少帝紀晉武踐阼拜祥為太保封唯

陵公恭始四年年八十九薨祥弟覽字玄通光祿大夫頗有賢才相係弈世之盛古今少比焉

討利城叛賊

斬獲有功明帝即位徙封萬年亭侯增邑二百并前六百戶虔薨子翻嗣翻薨子桂嗣

許褚字仲康譙國譙人也長八尺餘腰大十圍容貌雄

毅勇力絕人漢末聚少年及宗族數千家共堅壁以禦

寇時汝南葛陂賊萬餘人攻褚壁褚眾少不敵力戰疲

極兵矢盡乃令壁中男女聚治石如杆斗者置四隅褚

飛石擲之所值皆摧碎賊不敢進糧乏偽與賊和以牛

與賊易食賊來取牛牛輒奔還褚乃出陳前一手逆曳

牛尾行百餘步賊眾驚遂不敢取牛而走由是淮汝陳

梁間聞皆畏憚之太祖徇淮汝褚以眾歸太祖太祖見

而壯之曰此吾樊噲也即日拜都尉引入宿衛諸從褚

俠客皆以為虎士從征張繡先登斬首萬計遷校尉從

討袁紹於官渡時常從士徐他等謀為逆以褚常侍左

右憚之不敢發伺褚休下日他等懷刀入褚至下舍心

動卽還侍他等不知入帳見褚大驚愕他色變褚覺之卽擊殺他等太祖益親信之出入同行不離左右從圍鄴力戰有功賜爵關內侯從討韓遂馬超於潼關太祖將北渡臨濟河先渡兵獨與褚及虎士百餘人留南岸斷後超將步騎萬餘人來奔太祖軍矢下如雨褚白太祖賊來多今兵渡已盡宜去乃扶太祖上船賊戰急軍爭濟船船重欲沒褚斬攀船者左手舉馬鞍蔽太祖船工爲流矢所中死褚右手並泝船僅乃得渡是日微褚幾危其後太祖與遂超等單馬會語左右皆不得從唯將褚超負其力陰欲前突太祖素聞褚勇疑從騎是褚

乃問太祖曰公有虎侯者安在太祖顧指褚褚瞋目矜之超不敢動乃各罷後數日會戰大破超等褚身斬首級遷武衛中郎將武衛之號自此始也軍中以褚力如虎而癡故號曰虎癡是以超問虎侯至今天下稱焉皆謂其姓名也褚性謹慎奉法質重少言曹仁自荊州來朝謁太祖未出入與褚相見於殿外仁呼褚入便坐語褚曰王將出便還入殿仁意恨之或以責褚曰征南宗室重臣降意呼君君何故辭褚曰彼雖親重外藩也褚備內臣衆談足矣入室何私乎太祖聞愈愛待之遷中堅將軍太祖崩褚號泣歐血文帝踐阼進封萬歲亭侯

遷武衛將軍都督中軍宿衛禁兵甚親近焉初褚所將
爲虎士者從征伐太祖以爲皆壯士也同日拜爲將其
後以功爲將軍封侯者數十人都尉校尉百餘人皆劍客
也明帝卽位進牟鄉侯邑七百戶賜子爵一人關內侯
褚薨諡曰壯侯子儀嗣褚兄定亦以軍功封爲振威將
軍都督徼道虎賁太和中帝思褚忠孝下詔褒賚復賜
褚子孫二人爵關內侯儀爲鍾會所殺泰始初子綜嗣
典韋陳留己吾人也形貌魁梧旅力過人有志節任俠
襄邑劉氏與睢陽李永爲讎韋爲報之永故富春長備
衛甚謹韋乘車載雞酒僞爲侯者門開懷匕首入殺永

并殺其妻徐出取車上刀戟步出永居近市一市盡駭
追者數百莫敢近行四五里遇其伴轉戰得脫由是爲
豪傑所識初平中張邈舉義兵韋爲士屬司馬趙寵牙
門旗長大人莫能勝韋一手建之寵異其才力後屬夏
侯惇數斬首有功拜司馬太祖討呂布於濮陽布有別
屯在濮陽西四五十里太祖夜襲比明破之未及還會
布救兵至三面掉戰時布身自搏戰自旦至日跌數十
合相持急太祖募陷陣韋先占將應募者數千人皆重
衣兩鎧棄楯但持長矛搏戰時西面又急韋進當之賊
弓弩亂發矢至如雨韋不視謂等人曰虜來十步乃自

之等人曰十步矣又曰五步乃白等人懼疾言虜至矣
韋手持十餘戟大呼起所抵無不應手創者布衆退會
日暮太祖乃得引去拜韋都尉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
人常繞大帳韋旣壯武其所將皆選卒每戰鬪常先登
陷陣遷爲校尉性忠至謹重常晝立侍終日夜宿帳左
右稀歸私寢好酒食飲噉兼人每賜食於前大飲長歡
左右相屬數人益乃供太祖壯之韋好持大雙戟與長
刀等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提一雙戟八十
斤太祖征荊州至宛張繡迎降太祖甚悅延繡及其將
帥置酒高會太祖行酒韋持大斧立後刃徑尺太祖所
至之前韋輒舉斧目之竟酒繡及其將帥莫敢仰視後
十餘日繡反襲太祖營太祖出戰不利輕騎引去韋戰
於門中賊不得入兵遂散從他門並入時韋校尚有十
餘人皆殊死戰無不一當十賊前後至稍多韋以長戟
左右擊之一又入輒十餘矛摧左右死傷者略盡韋被
數十創短兵接戰賊前搏之韋雙挾兩賊擊殺之餘賊
不敢前韋復前突賊殺數人創重發瞋目大罵而死賊
乃敢前取其頭傳觀之覆軍就視其軀太祖退住舞陰
聞韋死爲流涕募間取其喪親自臨哭之遣歸葬襄邑
拜子滿爲郎中車駕每過常祠以中牢太祖思韋拜滿

為司馬引自近文帝即王位以滿為都尉賜爵關內侯
龐惠字令明南安徂道人也桓音少為郡吏州從事初

平中從馬騰擊反羌叛氏數有功稍遷至校尉建安中

太祖討袁譚尚於黎陽譚遣郭援高幹等略取河東太

祖使鍾繇率關中諸將討之惠隨騰子超拒援幹於平

陽惠為軍鋒進攻援幹大破之親斬援首魏略曰惠手

是援戰罷之後眾人皆言援死而不得其首援鍾繇之

甥惠晚後於犍中出一頭繇見之而哭惠謝繇繇曰援

雖我甥乃國賊拜中郎將封都亭侯後張白騎叛於弘

也卿何謝之農惠復隨騰征之破白騎於兩郛間每戰常陷陣却敵

勇冠騰軍後騰徵為衛尉惠留屬超太祖破超於渭南

惠隨超亡入漢陽保其城後復隨超奔漢中從張魯太

祖定漢中惠隨眾降太祖素聞其驍勇拜立義將軍封

關門亭侯邑三百戶侯音衛開等以死叛惠將所領與

曹仁共攻拔宛斬音開遂南屯樊討關羽樊下諸將以

惠兄在漢中頗疑之魏略曰其從兄惠常曰我受國恩

義在效死我欲身自擊羽今年我不殺羽羽當殺我後

親與羽交戰射羽中額時惠常乘白馬羽軍謂之白馬

將軍皆憚之仁使惠屯樊北十里會天霖雨十餘日漢

水暴溢樊下平地五六丈惠與諸將避水上隄羽乘舡

攻之以大舡四面射隄上惠被甲持弓箭不虛發將軍

董衡部曲將董超等欲降惠皆收斬之自平旦力戰至日過中羽攻益急矢盡短兵接戰惠謂督將成何日吾聞良將不怯死以苟免烈士不毀節以求生今日我死日也戰益怒氣愈壯而水浸盛吏士皆降惠與麾下將一人五伯二人彎弓傳矢乘小舡欲還仁營水盛舡覆失弓矢獨抱舡覆水中為羽所得立而不跪羽謂曰卿兄在漢中我欲以卿為將不早降何為惠罵羽曰豎子何謂降也魏王帶甲百萬威振天下汝劉備庸才耳豈能敵耶我寧為國家鬼不為賊將也 為羽所殺太祖聞而悲之為之流涕封其二子為列 文帝即王位乃

遣使就惠墓賜諡策曰昔先軫喪元王蠋絕脰隕身徇

節前代美之惟侯式昭果毅蹈難成名聲溢當時義高

在昔寡人愍焉諡曰壯侯又賜子會等四人爵關內侯

邑各百戶會勇烈有父風官至中衛將軍封列侯

王隱曰鍾會平蜀前後鼓吹迎惠屍喪還葬鄴冢中身首如生臣松之案惠死於樊城文帝即位又遣使至惠墓

所則其屍喪不應在蜀此王隱之虛說也

龐清字子翼酒泉表氏人也初以涼州從事守破羌長

會武威太守張猛反殺刺史邯鄲商猛令曰敢有臨商

喪死不赦清聞之棄官晝夜奔走號哭喪所訖詣猛門

衷七首欲因見以殺猛猛知其義止勅遣不殺由是以

忠烈聞魏略曰猛兵欲來縛清猛聞之歎曰猛以殺刺

州屢義之士邪遂使行服典略曰張猛字叔威本燉

煌人也猛父負桓帝時任歷郡守中郎將太常遂居華

陰終因葬焉建安初猛仕郡為功曹是時河西四郡以

去涼州治遠隔以河寇上書求別置州詔以陳留人郡

鄆商為雍州刺史別與四郡時武威太守缺詔又以猛

父昔在河西有威名乃以猛補之商猛俱西初猛與商

同歲每相戲侮及共之官行道更相責望暨到商欲誅

猛猛覺之遂勒兵攻商商治舍與猛側近商聞兵至恐

怖登屋呼猛字曰叔威汝欲殺我耶然我死者有知汝

亦族矣請和解尚可乎猛因呼口來商踰屋就猛猛因

責數之語畢以商屬督郵錄商閉置傳舍後商欲

逃事覺遂殺之是歲建安十四年也至十五年將軍韓

遂自上討猛猛發兵遣軍東拒其吏民畏遂乃反攻

猛初負為武威太守時猛方在孕母夢帶魚印綬登樓

而歌旦以告負負訊占夢者曰夫人方生男後當復臨

此郡其必死官乎及猛被攻自知必死曰使死者無知

則已矣若有知豈使吾頭東過華陰太守徐揖請為主

歷先君之墓乎乃登樓自燒而死

薄後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急於

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消欲伏劔二郡感其義

遂為興兵軍未至而郡城邑已陷揖死消乃收斂揖喪

送還本郡行服三年乃還太祖聞之辟為掾屬文帝踐

祚拜駙馬都尉遷西海太守賜爵關內侯後徵拜中散

大夫薨子曾嗣初消外祖父趙安為同縣李壽所殺消

舅兄弟三人同時病死壽家喜消母娥自傷父讎不報

乃幃車袖劔白日刺壽於都亭前訖徐詣縣顏色不變

曰父讎已報請受戮祿福長尹嘉解印綬縱娥娥不肯

去遂彊載還家會赦得免州郡歎貴刊石表閭皇甫謐

皇甫謐
烈女傳

曰酒泉烈女龐娥親者表氏龐子夏之妻祿福趙君安之女也君安為同縣李壽所殺娥親有男弟三人皆欲報讎壽深以為備會遭災疫三人皆死壽聞大喜請會宗族共相慶賀云趙氏強壯已盡唯有女弱何足復憂防備懈弛娥親子消出行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墮涕曰李既素有報讎之心及聞壽言感激愈深愴然墮涕曰李壽汝莫喜也終不活汝戴履天地為吾門戶吾三子之羞也焉知娥親不手刃殺汝而自徼倖邪陰市名刀狹長持短晝夜哀酸志在殺壽壽為人凶豪聞娥親之言更乘馬帶刀鄉人皆畏憚之比鄰有徐氏婦憂娥親不能制恐近見中害每諫止之曰李壽男子也凶惡有素加今備衛在身趙雖有猛烈之志而疆弱不敵避距不制則為重受禍於壽絕滅門戶痛辱不輕也願詳舉動為門戶之計娥親曰父母之讎不同天地共日月者也李壽不死娥親親視息世間活復何求今雖三弟早死門戶泯絕而娥親猶在豈可假手於人哉若以鄉心况我則李壽不可得殺爾我之心壽必為我所殺明矣夜數磨礪所持刃訖扼腕切齒悲涕長歎家人及鄰里咸共笑之娥親謂左右曰卿等笑直以我女弱不能殺壽故也要當以壽頸血汚此刃刃令汝輩見之遂棄家事乘

鹿車伺壽至光緒二年二月上旬以白日清時於都亭之前與壽相遇便下車扣壽馬叱之壽驚愕迴馬欲走娥親奮刀斫之并傷其馬馬驚壽擠道邊溝中娥親尋復就地斫之探中樹蘭折所持刀壽被創未死娥親因前欲取壽所佩刀殺壽壽護刀瞋目大呼跳梁而起娥親迺挺身奮手左抵其額右搭其喉反覆盤旋應手而倒遂拔其刀以截壽頭持詣都亭歸罪有司徐步詣獄辭顏不變時祿福長漢陽尹嘉不忍論娥親即解印綬去官弛法縱之娥親曰讎塞身死妾之明公也治獄刑君之常典也何敢貪生以枉官法鄉人聞之傾城奔往觀者如堵焉莫不為之悲喜慷慨嗟嘆也守尉不敢公縱陰語使去以便宜自匿娥親抗聲大言曰在法逃死非妾本心今讎人已雪死則妾分乞得歸法以全國體雖復萬死於娥親畢足不敢貪生為明廷負也尉故不聽所執娥親復言曰匹婦雖微猶知憲制殺人之罪法所不縱今既犯之義無可逃乞就刑戮贖身朝市肅明王法娥親之願也辭氣愈厲而無懼色尉知其難奪疆載還家涼州刺史周洪酒泉太守劉班等並共表上稱其烈義刊石立碑顯其門閭太常弘農張奐黃尚所履以束帛二十端禮之海內聞之者莫不歎容贊善高

太其義故黃門侍郎安定梁寬進述娥親為其作傳表
晏先生以為父母之讎不與其天地蓋男子之所為也
而娥親以女弱之微念父辱之酷痛感讎黨之凶言奮
劔仇頸人馬俱摧塞亡父之然竟雪三弟之永恨近古
以來未之有也詩云脩我戎
矛與子同仇娥親之謂也

閻溫字伯儉天水西城人也以涼州別駕守上邽令馬
超走奔上邽郡人任養等舉眾迎之溫止之不能禁乃
馳還州超復圍州所治冀城甚急州乃遣溫密出告急
於夏侯淵賊圍數重溫夜從水中潛出明日賊見其迹
遣人追遮之於顯親界得溫執還詣超超解其縛謂曰
今成敗可見足下為孤城請救而執於人手義何所施
若從吾言及謂城中東方無救此轉禍為福之計也不

然今為戮矣溫偽許之超乃載溫詣城下溫向城大呼
曰大軍不過三日至勉之城中皆泣稱萬歲超怒數之
曰足下不為命計邪溫不應時超攻城久不下故徐誘
溫冀其改意復謂溫曰城中故人有欲與吾同者不溫
又不應遂切責之溫曰夫事君有死無貳而卿乃欲令
長者出不義之言吾豈苟生者乎超遂殺之先是河右
擾亂隔絕不通熾煌太守馬艾卒官府又無丞功曹張
恭素有學行郡人推行長史事恩信甚著乃遣子就東
詣太祖請太守時酒泉黃華張掖張進各據其郡欲與
恭艾并勢就至酒泉為華所拘執劫以白刃就終不回

私與恭疏曰大人率厲燉煌忠義顯然豈以就在因厄
之中而替之哉昔樂羊食子李通覆家經國之臣寧懷
妻孥邪今大軍垂至但當促兵以倚之耳願不以下流
之愛使就有恨於黃壤也恭卽遣從弟華攻酒泉沙頭
乾齊二縣恭又連兵尋繼華後以爲首尾之援別遣鐵
騎二百迎吏官屬東緣酒泉北塞徑出張掖北河逢迎
太守尹奉於是張進須黃華之助華欲救進西顧恭兵
恐急擊其後遂詣金城太守蘇則降就竟平安奉得之
官黃初二年下詔褒揚賜恭爵關內侯拜西域戊巳校
尉數歲徵還將授以侍臣之位而以子就代焉恭至燉

煌固辭疾篤太和中卒贈執金吾就後爲金城太守父

子著稱於西州世語曰就子數字祖文弘毅有幹正晉武帝世爲廣漢太守王濟在益州受中

制募兵討吳無虎符數收濟從事列上由此召數還帝責數何不密啓而便收從事數曰蜀漢絕遠劉備常用

之輒收臣猶以爲輕帝善之官至匈奴中郎將數子固字元安有數風爲黃門郎早卒數一本作勃魏略勇

俠傳載孫賓碩祝公道楊阿若鮑出等四人賓碩雖漢人而魚豢編之魏書蓋以其人接魏事義相類故也論

其行節皆靡闇之流其祝公道一人已見賈逵傳今列賓碩等三人于後孫賓碩者北海人也家素貧當漢

桓帝時常侍左官唐衡等權倖人主延熹中衡弟爲京兆虎牙都尉秩比二千石而統屬郡衡弟初之官不脩

敬於京兆尹入門不持版郡功曹趙息呵廊下曰虎牙儀如屬城何得放臂入府門促收其主簿衡弟願促取

版既入見尹尹欲脩主人勅外爲市買息又啓云左官子弟來爲虎牙非德選不足爲特酤買宜隨中舍菜食

而已及其到官邊吏奉牋謝尹息又勅門言無常見此無陰兒輩子弟邪用其箋記爲通乎晚乃通之又不得

卽令報衡弟皆知之甚志欲滅諸趙因書與衡求為京兆尹旬月之間得為之息自知前過乃逃走時息從父仲臺見為涼州刺史於是衡為詔徵仲臺遣歸遂詔中都官及都部督郵捕諸趙尺兒以上及仲臺皆殺之有蘇者與同罪時息從父岐為皮氏長聞有家禍因從官舍逃走之河間變姓字又轉詣北海著絮巾布袴常於市中販胡餅賓碩時年二十餘乘犢車將騎入市觀見疑其非常人也因問之曰自有餅邪販之邪岐曰販之賓碩曰買幾錢賣幾錢岐曰買三十賣亦三十賓碩曰視處士之望非似賣餅者殆有故乃開車後戶顧所將兩騎令下馬扶上之時岐以為是唐氏耳目也甚怖面失色賓碩開車後戶下前檐謂之曰視處士狀貌既非販餅者乃今面色變動卽不有重怨則當亡命我北海孫賓碩也闔門百口又有百歲老母在堂勢能相慶者也終不相負必語我以實岐乃具告之賓碩遂載岐入拜乃出延岐入推牛鍾酒快相娛樂一二日因載著別田舍藏置復壁中後數歲唐衡及弟皆死岐乃得出還本郡三府並辟展轉仕進至郡守刺史太僕而賓碩亦從此顯名於東國仕至豫州刺史初平末賓碩以東

方饑荒南客荆州至與平中趙岐以太僕持節使安慰天下南詣荆州乃復與賓碩相遇相對流涕岐為劉表陳其本末由是益禮賓碩頃之賓碩病亡岐在南為行喪也楊阿若後名豐字伯陽酒泉人少游俠常以銀俠解怨為事故時人為之號曰東市招斫楊阿若西市相所傷阿若至建安年中太守徐揖誅郡中屠族黃氏時黃昂得脫在外乃以昂家粟金數斛募眾得千餘人以攻揖揖城守豐時在外以昂為不義乃告揖捐妻子走詣張掖求救會張掖又反殺太守而昂亦陷城殺揖二郡合勢昂志豐不與已同乃重募取豐欲令張掖以麻繫豐頭生致之豐遂逃走武威太守張猛假豐為都尉使齎檄告酒泉聽豐為揖報讎豐家舉騎人南羌中合眾得千餘騎從樂浪南山中出指趨部城未到三十里皆令騎下馬曳柴揚塵酒泉郡人望見塵起以為東大兵到遂破散昂獨走出羌捕得昂豐謂昂曰卿前欲生繫我頭今反為我所繫云何昂謝慙豐遂殺之時黃華在東又還領郡豐畏華復走依燉煌至黃初中河西與復黃華降豐乃還郡郡舉孝廉州表其義勇詔即拜騎馬都尉後二十餘年病亡鮑出字文才京兆新豐人也少游俠與平中三輔亂出與老母兄弟五人家居

本縣以饑餓留其母守舍相將行採蓬實合得數使
其二兄初雅及其弟成持歸為母作食獨與小弟在後
採蓬初等到家而噉人賊數十人已略其母以繩貫其
手掌驅去初等怖恐不敢追逐須臾出從後到知母為
賊所略欲追賊兄弟皆云賊眾當如何出怒曰有母而
使賊貫其手將去養敢之用活何為乃攘臂結袵獨還
之行數里及賊賊孛見出乃共布列待之出到回後
頭所賊四五人賊走復合聚圍出出跳越圍所之又殺
十餘人時賊分布驅出母前去賊連擊出不勝乃走與
前輩合出復追擊之還見其母與比舍嫗同貫相連出
遂復奮擊賊賊問出曰卿欲何得不出責數賊指其母以
示之賊乃解還出母比舍嫗獨不解逢望出求哀出復
斫賊賊謂出曰已還卿母何為不止出又指求哀嫗此
我嫂也賊復解還之出得母還途相扶登客南陽建安
五年關中始開出來北歸而其母不能步行兄弟欲共
輿之出以輿車歷山險危不如負之安穩乃以籠盛其
母獨自負之到鄉里鄉里士大夫嘉其孝烈欲薦州郡
郡辟召出出曰田民不堪冠帶至青龍中母年百餘歲
乃終出時年七十餘行喪如禮於八年八月不違仁者蓋
六十者魚豢曰昔孔子歎顏回以爲三月不違仁者蓋

觀其心耳孰如孫祝菜色於市里顯倒於牢獄據有實
事哉且夫濮陽周氏不敢匿迹魯之朱家不問情實是
何也懼禍之及且心不安也而太史公猶貴其竟脫季
布豈若二賢厥義多乎今故遠收孫祝而近錄楊鮑既
不欲其泯滅且敦薄俗至於鮑出不染禮教心痛意發
起於自然跡雖在編戶與篤烈君子何以異乎若大楊
阿若少稱任俠長途陷義自西徂東
摧討逆節可謂勇力而有仁者也

評曰李典貴尚儒雅義忘私隙美矣李通臧霸文聘呂
虔鎮衛州郡並著威惠許褚典韋折衝左右抑亦漢之
樊噲也龐惠授命叱敵有周苛之節龐涓不憚伏劔而
誠感鄰國閭溫向城大呼齊解路之烈焉

會

或並奇

魏志卷十八終

魏志卷十九

晉陳壽撰

任城威王彰

陳思王植

蕭懷王熊

任城威王彰字子文少善射御膂力過人手格猛獸不避險阻數從征伐志意慷慨太祖常抑之曰汝不念讀書慕聖道而好乘汗馬擊劍此一夫之用何足貴也課彰讀詩書彰謂左右曰丈夫一為衛霍將十萬騎馳沙

康熙二十五年

魏志卷十九

傳

一

漢驅戎狄立功建號耳何能作博士邪太祖嘗問諸子
所好使各言其志彰曰好爲將太祖曰爲將奈何對曰
被堅執銳臨難不顧爲士卒先賞必行罰必信太祖大
笑建安二十一年封鄆陵侯二十三年代郡烏丸反以
彰爲北中郎將行驍騎將軍臨發太祖戒彰曰居家爲
父子受事爲君臣動以王法從事爾其戒之彰北征入
涿郡界叛胡數千騎卒至時兵馬未集唯有步卒千人
騎數百匹用田豫計固守要隙虜乃散退彰追之身自
搏戰射胡騎應弦而倒者前後相屬戰過半日彰鎧中
數箭意氣益厲乘勝逐北至于桑乾

臣松之案桑乾縣屬代郡今北虜居

之號爲索

去代二百餘里長史諸將皆以爲新涉遠士

馬疲頓又受節度不得過代不可深進違令輕敵彰曰
率師而行唯利所在何節度乎胡走未遠追之必破從
令縱敵非良將也遂上馬令軍中後出者斬一日一夜
與虜相及擊大破之斬首獲生以千數彰乃倍常科大
賜將士將士無不悅喜時鮮卑大人軻比能將數萬騎
觀望疆弱見彰力戰所向皆破乃請服北方悉平時太
祖在長安召彰詣行在所彰自代過鄴太子謂彰曰卿
新有功今西見上宜勿自伐應對常若不足者彰到如
太子言歸功諸將太祖喜持彰鬚曰黃鬚兒竟大奇也

魏略曰太祖在漢中而劉備栖於山頭使劉封下挑戰太祖罵曰賣履舍兒長使假子拒汝公乎待呼我黃鬚來令擊之乃召彰彰晨夜進道西到長安而太祖東還太祖已還從漢中而歸彰鬚黃故以呼之

以彰行越騎將軍留長安太祖至洛陽得疾驛召彰未

至太祖崩魏略曰彰至臨菑侯植曰先王召我善文欲立汝也植曰不可不見袁氏兄弟乎

帝即王位彰與諸侯就國魏略曰太子嗣立既葬遣彰之國始彰自以先王見任有功

功莫因此遂見授用而聞當隨例意甚不悅不待遣而去時以鄢陵塔薄使治中牟及帝受禪因封為中牟王是後大駕幸許昌北州諸侯上下皆

畏彰之剛嚴每過中牟不敢不速詔曰先王之道庸

動親親並建母弟開國承家故能藩屏大宗禦侮厭難

彰前受命北伐河定朔土厥功茂焉增邑五千并前萬

戶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立為任城王四年朝京都

疾薨于邸諡曰威魏氏春秋曰初彰問璽殺將有異至志故來朝不即得見彰忿怒暴薨

葬賜鑾輅龍旂虎賁百人如漢東平王故事子楷嗣徙

封中牟五年改封任城縣太和六年復改封任城國食

五縣二千五百戶青龍三年楷坐私遣官屬詣中尚方

作禁物削縣二千戶正始七年徙封濟南三千戶正元

景元初遷增邑凡四千四百戶楷秦始初為崇化少府見百官名

陳思王植字子建年十歲餘誦讀詩論及辭賦數十萬

言善屬文太祖嘗視其文謂植曰汝倩人邪植跪曰言

出為論下筆成章顧當面試奈何倩人時鄴銅爵臺新

成太祖悉將諸子登臺使各為賦植援筆立成可觀太

祖甚異之

陰濟魏紀載植賦曰從明后而嬉游今登層臺以娛情見太府之廣開今觀聖德之所管

建高門之嗟城今浮雙關乎太清立中天之華觀今連

飛閣乎西城臨漳水之長流今望園果之滋榮仰春風

之抑穆今聽百鳥之悲鳴云雲垣其既立今家願得而

獲遲揚仁化於宇內今盡肅恭於上京惟拒文之為盛

今豈足方乎聖明休矣美矣惠澤遠揚翼佐我皇家今

寧彼四方同天地之規量今齊日月之輝光永貴尊而

無極今等年壽於東

王云云太祖深異之

華麗每進見難問應聲而對特見寵愛建安十六年封

平原侯十九年徙封臨苗侯太祖征孫權使植留守鄴

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今年二十三思此時所行無悔於

今今汝年亦二十三矣可不勉與植既以才見異而丁

儀丁廙楊脩等為之羽翼太祖狐疑幾為太子者數矣

而植任性而行不自彫勵飲酒不節文帝御之以術矯

情自飾宮人左右並為之說故遂定為嗣二十二年增

植邑五千并前萬戶植嘗乘車行馳道中開司馬門出

太祖大怒公車令坐死由是重諸侯科禁而植寵日衰

魏武故事載令曰始者謂子建兒中最可定大事又令

曰自臨苗侯植私出開司馬門至金門令吾異日視此

兒矣又令曰諸侯長史及帳下吏知吾出輒將諸侯行

意否從子建私開司馬門來吾都不復信諸侯也恐吾

適出便復私出故攝將行不

可桓使吾爾誰為心腹也

脩頗有才策而又袁氏之甥也於是以罪誅脩植益內

不自安

典略曰楊脩字德祖太尉彪子也謙恭才博建

安中舉孝廉除郎中丞相請署倉曹屬主簿是

與翁言書曰數日不見思子為勞想同之也僕少好辭賦迄至于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上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迹於大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也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類人絃以掩之今盡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不能飛翰絕迹一舉千里也以孔璋之才不閑辭賦而多自謂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還為狗者也前為書嘔之反作論盛道僕贊其文夫鍾期不失聽于今稱之吾亦不敢妄歎者畏後之嗤余也世人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嘗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能過若人辭不為也敬禮云卿何所疑難乎文之佳麗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游夏之徒不能錯一字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於淑媛有龍淵之利乃可以議於割斷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呵文章摘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咎五伯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傍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

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歎息乎人各有所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之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英之發衆人所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稱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為也吾雖薄德位為藩侯猶庶幾戮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流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為勳績辭頌為君子哉若吾志不果吾道不行亦將採史官之實錄辨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名山將以傳之同好此要之白首豈可以今日論乎其言之不作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脩答曰不待數日若彌年載豈獨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來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風雅頌不復過也若仲宣之擅江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如脩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日周章於省覽何惶駭於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旦發之質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宜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謂復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

聳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誰能至於此乎又嘗
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
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所踰焉脩之仰望殆
如此矣是以對鵬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
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賜教使
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而弟
子鉗口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
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脩家子雲老
不流事瀟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徒則皆
有愆乎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為未
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景
鍾書名竹帛此自雅量素所蓄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
輒受所惠竊備矇瞶歌誦而已敢忘惠施以忝莊氏季
緒瑣瑣何足以云其相往來如此甚數植後以驕縱見
疏而植故連綴脩不止脩亦不致自絕至二十四年秋
公以脩前後漏泄言教交關諸侯乃收殺之脩臨死謂
故人曰我固自以死之晚也其意以為坐曹植也脩死
後百餘日而大祖薨太子立遂有天下初脩以所得至
髦劔奉太子太子常服之及卽尊位在洛陽從嘗出宮
追思脩之過薄也撫其劔駐車顧左右曰此揚德祖昔

所說王髦劔也髦今焉在及在見之賜髦穀帛
文章志曰劉季緒名脩劉表子官至東安太守著詩賦
頌六篇臣松之案呂氏春秋曰人有臭者其兄弟妻
妾皆莫能與居其人自若而居海上海上有臭者其臭
者晝夜隨之而不能去此植所云逐臭之夫也田巴事
出魯連子亦見皇覽文多故不載世語曰脩年二十
五以名公子有才能為太祖所器與丁儀兄弟皆欲以
植為嗣太子患之以車載廢簏內朝歌長吳質與謀脩
以白太祖未及推驗太子懼告質質曰何患明日復以
簏受絹車內以惑之脩必復重白重白必推而無驗則
彼受罪矣世子從之修果白而無入太祖由是疑焉脩
與質達王凌並為主簿而為植所友每當就植慮事有
關忖度太祖意豫作答教十餘條勅門下教出以次答
教裁出答已入太祖恠其捷推問始泄太祖遣太子及
植各出鄴城一門密勅門不得出以觀其所為太子至
門不得出而還修先戒植若門不出侯侯受王命可斬
守者植從之故修遂以交構賜死脩子懿子準皆知
名於晉世壽泰始初為典軍將軍受心膂之任早卒準
字始丘惠帝末為冀州刺史荀綽冀州記曰準見王
綱不振遂縱酒不以官事為意逍遙卒歲而已成都王

知準不治猶以為其為名士惜而不責召以為軍謀祭酒
 府散停家關東諸侯議欲以準補三事以示懷賢尚德
 之舉事未施行而卒準子嶠字國彥髦字士彥並為後
 出之俊準與裴頠樂廣善遣往見之頠性弘方愛嶠之
 有高韻謂準曰嶠當及卿然髦少減也廣性清淳愛髦
 之有神檢謂準曰嶠自及卿然髦充精出準歎曰我二
 兒之優劣乃裝樂之優劣也評者以為嶠雖有高韻而
 神檢不逮廣言為得傳暢云嶠似準而踈嶠弟俊字惠
 彥最清出嶠髦皆為二十四年曹仁為關羽所圍太祖
 二千石俊太傅掾

以植為南中郎將行征虜將軍欲遣救仁呼有所勅戒

植醉不能受命於是悔而罷之魏氏春秋曰植將行太

命故王怒也文帝即王位誅丁儀丁廙并其男曰

曰丁儀字正禮沛郡人也父冲宿與太祖親善時隨乘

輿見國家未定乃與太祖書曰足下平生常唱然有匡

佐之志今其時矣是時張楊適還河內太祖得其書乃

引軍迎天子東詣許以冲為司隸校尉於時數來過諸將

飲酒美不能止醉爛腸死太祖以冲前見開導常德之

聞儀為令士雖未見欲以愛女妻之以問五官將王

將曰女人觀貌而正禮曰不便誠恐愛女未必悅也

為不如與伏波子楨太祖從之尋辟儀為掾到與論議

嘉其才朗曰丁掾好士也即使其兩目盲尚當與女何

況但眇是吾兒誤我時儀亦恨不得尚公主而與臨

侯親善數稱其奇才太祖既有意欲立植而儀又共贊

之及太子立欲治儀罪轉儀為右刺姦掾欲儀自裁而

儀不能乃對中領軍夏侯尚叩頭求哀尚為涕泣而不

能赦後遂因職事收付獄殺之廙字敬禮儀之弟也

文士傳曰廙少有才姿博學洽聞初辟公府建安中為

黃門侍郎廙嘗從容謂太祖曰臨菑侯天性仁孝發於

自然而聰明習達其殆庶幾至於博學淵識文章絕倫
 當今天下之賢才君子不問少長皆願從其游而為之
 死實天之所以鍾福於大魏而永授無窮之祚也欲以
 勸動太祖太祖答曰植吾愛之安能若卿言吾欲立之
 為嗣何如廙曰此國家之所以興衰天下之所共知存亡
 非愚劣瑣賤者所敢與及真聞知臣莫若於君知臣莫
 若於父至於君不論明闇父不問賢愚而能常知其臣
 子者何蓋由相知非一專一物相盡非一日一夕洗明

公加之以聖哲習之以人子今發明達之命吐承安之言可謂上應天命下合人心得之於須臾垂之於萬世者也不盡言太祖深納之植與諸侯並就國黃初二年監

國謁者灌均希指奏植醉酒悖慢劫脅使者有司請治罪帝以太后故貶爵安鄉侯魏書載詔曰植朕之同母弟朕於天下無所不容而

况植乎骨肉之親捨而不誅其改封植其年改封鄆城侯三年立為鄆城

王邑二千五百戶四年徙封雍丘王其年朝京都上疏

曰臣自抱釁歸藩刻肌刻骨追思罪戾晝分而食夜分

而寢誠以天網不可重離聖恩難可再恃竊感相鼠之

篇無禮遄死之義形影相弔五情愧赧以罪棄生則違

古賢夕改之勸忍活苟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伏惟陛

下德象天地恩隆父母施暢春風澤如時雨是以不別

荆棘者慶雲之惠也七子均養者尸鳩之仁也舍罪責

功者明君之舉也矜愚愛能者慈父之恩也是以愚臣

徘徊於恩澤而不能自棄者也前奉詔書臣等絕朝心

離志絕自分黃耆無復執珪之望不圖聖詔猥垂齒召

至止之日馳心輦轂僻處西館未奉闕廷踴躍之懷瞻

望反仄謹拜表獻詩二篇其辭曰於穆顯考時惟武皇

受命于天寧濟四方朱旗所拂九土披攘玄化滂流荒

服來王超商越周與唐比蹤篤生我皇弈世再聰武則

肅烈文則時雍受禪炎漢臨君萬邦萬邦既化幸由舊

則廣命懿親以藩王國帝曰爾侯君茲青土奄有海濱
方周于魯車服有輝旗章有叙濟濟雋乂我弼我輔伊
予小子恃寵驕盈舉挂時綱動亂國經作藩作屏先軌
是墮傲我皇使犯我朝儀國有典刑我削我紕將寘于
理元兇是率明明天子時篤同類不忍我刑暴之朝肆
違彼執憲哀予小子改封兗邑于河之濱股肱弗置有
君無臣荒淫之闕誰弼予身熒熒僕夫于彼冀方嗟予
小子乃罹斯殃赫赫天子恩不遺物冠我玄冕要我朱
紱朱紱光大使我榮華剖符授玉王爵是加仰齒金璽
俯執聖策皇恩過隆祇承怵惕咨我小子頑凶是嬰逝

慙陵墓存愧闕廷匪敢傲德寔恩是恃威靈改加足以
沒齒昊天罔極性命不圖常懼顛沛抱罪黃墟願蒙矢
石建旗東嶽庶立豪雋微功自贖危軀授命知足免矣
甘赴江湘奮戈吳越天啓其衷得會京畿遲奉聖顏如
渴如饑心之云慕愴矣其悲天高聽卑皇肯照微又曰
肅承明詔應會皇都皇陳夙駕秣馬脂車命彼掌徒肅
我征旅朝發鸞臺夕宿蘭渚茫茫原隰祁祁士女經彼
公田樂我稷黍爰有樛木重陰匪息雖有糗糧饑不遑
食望城不過面邑匪游僕夫警策平路是由玄駟藹藹
揚鑣瀏沫流風翼衡輕雲承蓋涉澗之濱緣山之隈遵

彼河濟黃阪是階西濟關谷或降或升駢駘倦路再寢
再興將朝聖皇匪敢晏寧弭節長驚指日遄征前驅舉
燧後乘抗旌輪不輟運鸞無廢聲爰暨帝室稅此西塘
嘉詔未賜朝覲莫從仰瞻城闕俯惟闕廷長懷永慕憂
心如醒帝嘉其辭義優詔答勉之魏略曰初植未到關
乃留其從官著關東單將兩三人微行入見清河長公
主欲因主謝而關吏以聞帝使人逆之不得見太后以
為自殺也對帝泣會植科頭負鈇鎖徒跣詣闕下帝及
太后乃喜及見之帝猶嚴顏色不與語又不使冠履植
伏地泣涕太后為不樂詔乃聽復王服魏氏春秋曰
是時待遇諸國法峻任城王暴薨諸王既懷友于之痛
植及白馬王慮還國欲同路東歸以叙隔闕之思而監
國使者不聽植發憤告離而作詩曰謁帝承明廬近將
歸舊疆清晨發皇邑日夕過首陽伊洛曠且深欲濟川
無梁汎舟越洪濤恣彼東路長回顧戀城闕引領情內

傷大谷何寥廓山樹鬱蒼蒼霖雨泥我塗流潦浩從橫
中田絕無軌改轍登高岡脩阪造雲日我馬玄以黃玄
黃猶能進我思鬱以紆鬱紆將何念親愛在離居本圖
相與偕中更不克俱鳴臬鳴衡軛豺狼當路衢蒼蠅間
白黑護巧反親踈欲還絕無蹊擊轡止踟躕踟躕亦何
留相思無終極秋風發微涼寒蟬鳴我側原野何蕭條
白日忽西匿孤獸走索羣街草不遑食歸鳥赴高林翻
翻厲羽翼感物傷我懷撫心長歎息歎息何所為天命
與我違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歸孤魂翔故域靈柩寄
京師存者勿復過亡沒身自衰人生處一世忽若朝露
晞年在桑榆問影嚮不能追自顧非金石咄咄令心悲
心悲動我神棄置莫復陳丈夫志四海萬里猶比鄰恩
愛苟不虧在遠分日親何必同衾幃然後展股勤倉卒
骨肉情能不慘若辛若辛何慮思天命信可疑虛無求
列仙社子父吾欺變故在斯須百年誰能持離別末無
會執手將何時王其愛玉體俱享黃髮期收涕即長塗
援筆從
六年帝東征還過雍丘幸植宮增戶五百太和
元年徙封浚儀二年復還雍丘植常自憤怨抱利器而

無所施上疏求自試曰臣聞士之生世人則事父出則
事君事父尚於榮親事君貴於興國故慈父不能愛無
益之子仁君不能畜無用之臣夫論德而授官者成功
之君也量能而受爵者畢命之臣也故君無虛授臣無
虛受虛授謂之謬舉虛受謂之尸祿詩之素餐所由作
也昔二虢不辭兩國之任其德厚也且棄不讓燕魯之
封其功大也今臣蒙國重恩三世于今矣正值陛下升
平之際沐浴聖澤潛潤德教可謂厚幸矣而竊位東藩
爵在上列身被輕煖口厭百味目極華靡耳倦絲竹者
爵重祿厚之所致也退念古之授爵祿者有異於此皆

以功勤濟國輔主惠民今臣無德可述無功可紀若此
終年無益國朝將挂風人彼已之譏是以上慙玄冕俯
愧朱紱方今天下一統九州晏如而顧西有違命之蜀
東有不臣之吳使邊境未得脫甲謀士未得高枕者誠
欲混同宇內以致太和也故啓滅有扈而夏功昭成克
商奄而周德著今陛下以聖明統世將欲卒文武之功
繼成康之隆簡賢授能以方叔召虎之臣鎮御四境爲
國爪牙者可謂當矣然而高鳥未挂於輕繳淵魚未縣
於鉤餌者恐鈞射之術或未盡也昔耿弇不俟光武亟
擊張步言不以賊遺於君父故車右伏劔於鳴鼓雍門

刑首於齊境若此二士豈惡生而尚死哉誠念其優生

而陵君也劉向說苑曰越甲至齊雍門狄請死之齊王曰鼓鐸之聲未聞矢石未交長兵未接

務死知為人臣之禮邪雍門狄對曰臣聞之昔者王田於囿左轂鳴車右請死之王曰子何為死車右曰為其

鳴吾君也王曰左轂鳴者此工師之罪也子何事之有為車右對曰吾不見工師之乘而見其鳴吾君也遂刎

頸而死有是乎王曰有之雍門狄曰今越甲至其鳴吾君豈左轂之下哉車右可以死左轂而臣獨不可以死

越甲邪遂刎頸而死是日越人引軍而退七十里三齊王有臣鈞如雍門狄疑使越社稷不血食遂歸齊王葬

雍門狄以禮夫君之寵臣欲以除患興利臣之事君必以

殺身靜亂以功報主也昔賈誼弱冠求試屬國請係單

于之頸而制其命終軍以妙年使越欲得長纓纓其王

羈致北闕此二臣豈好為誇主而耀世哉志或鬱結欲

逞其才力輸能於明君也昔漢武為霍去病治第辭曰

匈奴未滅臣無以家為故夫憂國忘家捐軀濟難忠臣

之志也今臣居外非不厚也而寢不安席食不遑味者

恒以二方未克為念伏見先武皇帝武臣宿將年耆即

世者有聞矣雖賢不乏世宿將舊卒猶習戰陣竊不自

量志在效命庶立毛髮之功以報所受之恩若使陛下

出不世之詔效臣錐刀之用使得西屬大將軍當一校

之隊若東屬大司馬統偏舟之任必乘危蹈險騁舟奮

驪突刃觸鋒為士卒先雖未能禽權馘亮庶將虜其雄

率殲其醜類必效須臾之捷以滅終身之愧使名挂史

筆事列朝策雖身分蜀境首縣吳闕猶生之年也如微
才弗試沒世無聞徒榮其軀而豐其體生無益於事死
無損於數虛荷上位而忝重祿禽息鳥視終於白首此
徒囹圄之養物非臣之所志也流聞東軍失備師徒小
軋輟食棄餐奮袂攘衽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
臣昔從先武皇帝南極赤岸東臨滄海西望玉門北出
玄塞伏見所以行軍用兵之勢可謂神妙矣故兵者不
可豫言臨難而制變者也志欲自效於明時立功於聖
世每覽史籍觀古忠臣義士出一朝之命以徇國家之
難身雖屠裂而功銘著於鼎鍾名稱垂於竹帛未嘗不

拊心而歎息也臣聞明主使臣不廢有罪故奔北敗軍

之將用秦魯以成其功

臣松之案秦用敗軍之將事顯故不注魯連與燕將書曰曹子

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向使曹子計不及顧

義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不免為敗軍之將矣曹子棄

一北之恥而退與魯若計桓公朝天于會諸侯曹子以

一劍之任披桓公之心於壇玷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

恃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絕

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

纓盜馬之臣赦楚趙以濟其難

臣松之案楚莊掩絕纓

穆公有赦盜馬事趙則未聞蓋以

秦亦趙姓故互文以避上秦字也

臣竊感先帝早崩威

王棄世臣獨何人以堪長久常恐先朝露填溝壑墳土

未乾而身名並滅臣聞騏驥長鳴則伯樂照其能盧狗

悲號則韓國知其才是以效之齊楚之路以逞千里之

任試之狡兔之捷以驗搏噬之用今臣志狗馬之微功
竊自惟度終無伯樂韓國之舉是以於邑而竊自痛者
也夫臨博而企竦聞樂而竊抃者或有賞音而識道也
昔毛遂趙之陪隸猶假錐囊之喻以寤主立功何況魏
魏大魏多士之朝而無慷慨死難之臣乎夫自銜自媒
者士女之醜行也于時求進者道家之明忌也而臣敢
陳聞於陛下者誠與國分形同氣憂患共之者也冀以
塵霧之微補益山海熒燭末光增輝日月是以敢冒其
醜而獻其忠 魏略曰植雖上此表猶疑不見用故曰夫
人貴生者非貴其養體好服終竟年壽也
貴在其代天而理物也夫爵祿者非虛張者也有功德
然後應之當矣無功而爵厚無德而祿重或人以爲榮

而壯夫以爲恥故太上立德其次立功蓋功德者所以
垂名也名者不滅士之所利故孔子有夕死之論孟軻
有棄生之義彼一聖一賢豈不願久生哉志或有不展
也是用喟然求試必立功也嗚呼言之未用欲使後之
君子知吾 三年徙封東阿五年復上疏求存問親戚因
致其意曰臣聞天稱其高者以無不覆地稱其廣者以
無不載日月稱其明者以無不照江海稱其大者以無
不容故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夫
天德之於萬物可謂弘廣矣蓋堯之爲教先親後疏自
近及遠其傳曰克明峻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
姓及周之文王亦崇厥化其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
以御于家邦是以雍雍穆穆風人詠之昔周公弔管蔡



之不咸廣封懿親以藩屏王室傳曰周之宗盟異姓爲
後誠骨肉之恩爽而不離親親之義寔在敦固未有義
而後其君仁而遺其親者也伏惟陛下資帝唐欽明之
德體文王翼翼之仁惠洽椒房恩昭九族羣后百寮番
休遞上執政不廢於公朝下情得展於私室親理之路
通慶弔之情展誠可謂恕已治人推惠施恩者矣至於
臣者人道絕緒禁錮明時臣竊自傷也不敢過望交氣
類脩人事叙人倫近且婚媾不通兄弟乖絕吉凶之間
塞慶弔之禮廢恩紀之違甚於路人隔闕之異殊於胡
越今臣以一切之制永無朝覲之望至於注心皇極結

情紫闥神明知之矣然天實爲之謂之何哉退惟諸王
常有戚戚具爾之心願陛下沛然垂詔使諸國慶問四
節得展以叙骨肉之歡恩全怡怡之篤義妃妾之家膏
沐之遺歲得再通齊義於貴宗等惠於百司如此則古
人之所歎風雅之所詠復存於聖世矣臣伏自惟省無
錐刀之用及觀陛下之所拔授若以臣爲異姓竊自料
度不後於朝士矣若得辭遠遊戴武弁解朱組佩青紱
駟馬奉車趣得一號安宅京室執鞭珥筆出從華蓋入
侍輦轂承荅聖問拾遺左右乃臣丹誠之至願不難於
夢想者也遠慕鹿鳴君臣之宴中詠常棣匪他之誠下

思伐木友生之義終懷蓼莪罔極之哀每四節之會鬼
然獨處左右惟僕隸所對惟妻子高談無所與陳發義
無所與展未嘗不聞樂而拊心臨觴而歎息也臣伏以
爲犬馬之誠不能動人譬人之誠不能動天崩城隕霜
臣初信之以臣心況徒虛語耳若葵藿之傾葉太陽雖
不爲之回光然向之者誠也竊自比於葵藿若降天地
之施垂三光之明者實在陛下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始
不爲禍先今之否隔友于同憂而臣獨倡言者竊不願
於聖世使有不蒙施之物有不蒙施之物必有慘毒之
懷故柏舟有天只之怨谷風有棄予之歎故伊尹耻其

君不爲堯舜孟子曰不以舜之所以事堯事其君者不
敬其君者也臣之愚蔽固非虞伊至於欲使陛下崇光
被時雍之美宣緝熙章明之德者是臣悽悽之誠竊所
獨守實懷鶴立企佇之心敢復陳聞者冀陛下儻發天
聰而垂神聽也詔報曰蓋教化所由各有隆弊非皆善
始而惡終也事使之然故夫忠厚仁及草木則行葦之
詩作恩澤衰薄不親九族則角弓之章刺今令諸國兄
弟情禮簡怠妃妾之家膏沐疏略縱不能敦而睦之王
援古喻義備悉矣何言精誠不足以感通哉夫明貴賤
崇親親禮賢良順少長國之綱紀本無禁固諸國通問

之詔也矯枉過正下吏懼譴以至於此耳已敕有司知
王所訴植復上疏陳審舉之義曰臣聞天地協氣而萬
物生君臣合德而庶政成五帝之世非皆智三季之末
非皆愚用與不用知與不知也既時有舉賢之名而無
得賢之實必各援其類而進矣諺曰相門有相將門有
將夫相者文德昭者也將者武功烈者也文德昭則可
以匡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
庭威四夷南仲方叔是矣昔伊尹之爲媵臣至賤也呂
尚之處屠釣至陋也及其見舉於湯武周文誠道合志
同玄謨神通豈復假近習之薦因左右之介哉書曰有
不世之君必能用不世之臣用不世之臣必能立不世
之功殷周二王是矣若夫齷齪近步遵常守故安足爲
陛下言哉故陰陽不和三光不暢官曠無人庶政不整
者三司之責也疆場騷動方隅內侵沒軍喪衆干戈不
息者邊將之憂也豈可虛荷國寵而不稱其任哉故任
益隆者負益重位益高者責益深書稱無曠庶官詩有
職思其憂此其義也陛下體天真之淑聖登神機以繼
統冀聞康哉之謠偃武行文之美而數年以來水旱不
時民困衣食師徒之發歲歲增調加東有覆敗之軍西
有瘡沒之將至使蚌蛤浮翔於淮泗鼉鼉謹譁於林木

臣每念之未嘗不輟食而揮餐臨觴而搯腕矣昔漢文
發代疑朝有變宋昌曰內有朱虛東牟之親外有齊楚
淮南琅邪此則磐石之宗願王勿疑臣伏惟陛下遠覽
姬文二虢之援中慮周成召畢之輔下存宋昌磐石之
固昔騏驥之於吳阪可謂困矣及其伯樂相之孫鄩御
之形體不勞而坐取千里蓋伯樂善御馬明君善御臣
佗樂馳千里明君致太平誠任賢使能之明效也若朝
司惟良萬機內理武將行師方難克弭陛下可得雍容
都城何事勞動鑿駕暴露於邊境哉臣聞羊質虎皮見
草則悅見豺則戰忘其皮之虎也今置將不良有似於

此故語曰患爲之者不知知之者不得爲也昔樂毅奔
趙心不忘燕廉頗在楚思爲趙將臣生乎亂長乎軍又
數承教于武皇帝伏見行師用兵之要不必取孫吳而
闡與之合竊揆之於心常願得一奉朝覲排金門踏玉
陛列有職之臣賜須臾之尚使臣得一散所懷攄舒蘊
積死不恨矣被鴻臚所下發士息書期會甚急又聞豹
尾已建戎軒驚駕陛下將復勞玉躬擾挂神思臣誠竦
息不遑寧處願得策馬執鞭首當塵露撮風后之奇接
孫吳之要追慕卜商起予左右效命先驅畢命輪轂雖
無大益冀有小補然天高聽遠情不上通徒獨望青雲

而拊心仰高天而歎息耳屈平曰國有驥而不知乘焉
皇皇而更索昔管蔡放誅周召作弼叔魚陷刑叔向匡
國三監之釁臣自當之二南之輔求必不遠華宗貴族
藩王之中必有應斯舉者故傳曰無周公之親不得行
周公之事唯陛下少留意焉近者漢氏廣建藩王豐則
連城數十約則饗食祖祭而已未若姬周之樹國五等
之品制也若扶蘇之諫始皇淳于越之難周青臣可謂
知時變矣夫能使天下傾耳注目者當權者是矣故謀
能移主威能懾下豪右執政不在親戚權之所在雖疏
必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蓋取齊者田族非呂宗也分

晉者趙魏非姬姓也惟陛下察之苟吉專其位凶離其
惠者異姓之臣也欲國之安祈家之貴存共其榮沒同
其禍者公族之臣也今反公族疏而異姓親臣竊惑焉
臣聞孟子曰君子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今臣
與陛下踐冰履炭登山浮澗寒温燥濕高下共之豈得
離陛下哉不勝憤懣拜表陳情若有不合乞且藏之書
府不便滅棄臣死之後事或可思若有豪釐少挂聖意
者乞出之朝堂使夫博古之士糾臣表之不合義者如
是則臣願足矣帝輒優文荅報

魏略曰是後大發士息
及取諸國士道以送前
諸國士息已見發其遺孤稚弱在者無幾而復被取焉
上書曰臣聞古者聖君與日月齊其明四時等其信是

以我無重賞善無輕怒若驚寔喜若時雨恩不中絕
外審主之所以受官必已之所以投命雖有構會之徒
人有所告之反者威王曰不然左右曰王何以明之
聞章子改葬死毋彼尚不欺死父顧當生君乎此君
之信臣也昔管仲親射桓公後幽囚從魯桓車載使少
年稅而送齊管仲知桓公之必用已懼魯之悔謂少年
曰吾為汝唱汝為和聲和聲宜走於是管仲唱之少年
走而和之曰行數百里宿昔而至至則齊齊此臣之信
君也臣初受封策書曰桓受汝青冠子東土以屏翰
皇家為魏藩輔而所得兵百五十人昔年在耳顧或不
踰矩虎賁官騎及親事凡二百人復宋老皆使年
壯備有不虞檢校乘城顧不足以自援死皆復舊
曳乎而名為魏東藩使屏翰王室臣竊自羞矣就之諸
國國有士子合不過五百人伏以為三軍益損不復顧
此方外不定必當須辦者臣願將部曲倍道奔赴夫妻
負襁子弟懷糧蹈鋒履刃以狗國難何但習業小兒哉
愚誠以揮涕增河懸鼠飲海於朝萬無損益於臣家計
甚有損又臣士息前後三途兼人已竭惟尚存小兒

七八歲已上十六七已還三十餘人今部曲皆年耆臥
在牀席非糜不食眼不能視氣息裁屬者凡二十七人
疲瘵風靡立言聾聵者二十三人惟正須此小兒大者
可備宿衛雖不足以禦寇粗可以警小盜小者未堪大
使為司使耘鉏穡草驅護鳥雀休候人則一事廢一日
獵則眾業散不親自經營則功不攝常自躬親不委下
吏而已陛下聖仁恩詔三至士子給國長不復發明詔
之下有若皦日保金石之恩必明神之信畫然自固如
天如地定習業者並復見送曉若晝晦然失圖伏以
為陛下既爵臣百寮之右居藩國之任為置卿士屋名
為宮冢名為陵不使其危居獨立無異於凡庶若相成
欣於野耕子仲樂於灌園蓬戶茅簷原憲之宅也陋巷
簞瓢顏子之居也臣才不見效用常慨然執斯志焉若
陛下聽臣悉還部曲罷官屬省監官使解璽釋綬追相
成子仲之業營顏淵原憲之事居子藏之廬宅延陵之
室如此雖進無成功退有可守身死之日猶松喬也然
伏度國朝終未肯聽臣之若是固當羈絆於世繩繫
於麻位懷屑屑之小憂執無已之百念安得蕩然肆志
逍遙宇宙之外哉此願未從陛下必欲崇親親篤骨
肉固白骨而榮枯木者惟遂仁德以副前恩詔皆遂還

之其年冬詔諸王朝六年正月其二月以陳四縣封植
 為陳王邑三千五百戶植每欲求別見獨談論及時政
 幸冀試用終不能得既還悵然絕望時法制待藩國既
 自峻迫寮屬皆賈豎下才兵人給其殘老大數不過二
 百人又植以前過事事復減半十一年中而三徙都常汲
 汲無歡遂發疾薨時年四十一

植常為瑟瑟調歌辭曰
 吁嗟此轉蓬居世何獨
 然長去本根逝夙夜無休閑東西經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風起吹我入雲間自謂終天路忽焉下沈淵驚
 隨接我出故歸彼中田當南而更北謂東而反西窈窕
 當何依忽亡而復存飄飄周人澤連翩歷五山流轉無
 恒處誰知吾苦艱願為中林草秋隨野火燼糜滅豈不
 痛願與林葉連 孫盛曰冀哉魏氏之封建也不度先
 王之典不思藩屏之術違敦穆之風背維城之義漢初
 之封或權得入主雖云不度時勢然也魏氏諸侯陋同

匹夫雖懲七國矯枉過也且魏之代漢非積德之由風
 澤既微六合未一而彫翦枝幹委權異族勢同槐木危
 共巢幕不嗣忽諸非天喪也五等之制萬
 世不易之典大代興亡曹問論之詳矣 遺令薄葬以
 小子志保家之主也欲立之初植登魚山臨東阿喟然
 有終焉之心遂營為墓子志嗣徙封濟北王景初中詔
 曰陳思王昔雖有過失既克已慎行以補前闕且自少
 至終篇籍不離于手誠難能也其收黃初中諸奏植罪
 狀公卿已下議尚書中書祕書三府大鴻臚者皆削除
 之撰錄植前後所著賦頌詩銘雜論凡百餘篇副藏內
 外志累增邑并前九百九十戶

志別傳曰志字允恭好
 撫軍迎常道鄉公于鄴志夜與帝相見帝與語從暮至
 旦甚器之及受禪改封鄴城公發詔以志為樂平太守

歷章武趙郡遷散騎常侍國子博士後轉博士祭酒及齊王攸當之藩下禮官議崇錫之典志歎曰矣有如此之才如此之親而不得樹本助化而遠出海隅者乎乃建議以諫辭旨甚切帝大怒免志官後復為散騎常侍志遭母憂居喪盡哀因得疾病喜怒失常太康九年卒諡曰定公

蕭懷王熊早薨黃初二年追封諡蕭懷公太和三年又追進爵為王青龍二年子哀王炳嗣食邑二千五百戶六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任城武藝壯猛有將領之氣陳思文才富豔足以

自通後葉然不能克讓遠防終致攜隙傳曰楚則失之

矣而齊亦未為得也其此之謂歟魚豢曰諺言貧不學儉軍不學恭非人姓

分也勢使然耳此實然之勢信不虛矣假令太祖防邊植等在於時昔此賢之心何緣有窺望乎彰之挾恨尚

無所至至於植者乃命楊脩以倚注遇害丁儀以希意族滅哀夫余每覽植之華采思若有補以此推之太祖之動心亦良有以也

魏志卷十九終

魏志卷十九

今華采思

魏志卷二十

晉陳壽撰

武文世王公

豐愨王昂

相瑒王樂

燕王宇

鄧哀王冲

彭城王據

趙王幹

沛穆王林

中山恭王袞

剛瑒公子勳

臨邑瑒公子士

楚王彪

靈瑒公子京

穀城瑒公子乘

鄆戴公子臺

東平靈王徽

樊安公均

廣宗瑒公子棘

贊哀王協

北海悼王蕤

東武陽懷王鑿

東海定王霖

元城哀王禮

耶鄆懷王鑿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清河悼王廣平哀王傳

武皇帝二十五男卞皇后生文皇帝任城威王彰陳思王植蕭懷王熊劉夫人生豐愍王昂相殤王鑠環夫人生鄧哀王沖彭城王據燕王宇杜夫人生沛穆王林中山恭王褒秦夫人生濟陽懷王玟陳留恭王峻尹夫人生范陽閔王矩王昭儀生趙王幹孫姬生臨邑殤公子上楚王彪剛殤公子勤李姬生穀城殤公子乘郿戴公子整靈殤公子京周姬生樊安公均劉姬生廣宗殤公子棘宋姬生東平靈王徽趙姬生樂陵王茂豐愍王昂字子脩弱冠舉孝廉隨太祖南征為張繡所

害無子黃初二年追封諡曰豐悼公三年以樊安公均子琬奉昂後封中都公其年徙封長子公五年追加昂號曰豐悼王太和三年改昂諡曰愍王嘉平六年以琬襲昂爵為豐王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二千七百戶琬薨諡曰恭王子廉嗣

相殤王鑠早薨太和三年追封諡青龍元年子愍王潛嗣其年薨二年子懷王偃嗣邑二千五百戶四年薨無子國除正元二年以樂陵王茂子陽都鄉公竦繼鑠後鄧哀王沖字倉舒少聰察岐嶷生五六歲智意所及有若成人之智時孫權曾致巨象太祖欲知其斤重訪之

羣下咸莫能出其理冲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
 所至稱物以載之則校可知矣太祖大悅即施行焉時
 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馬輦在庫而為鼠所齧庫吏
 懼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懼不免冲謂曰待三日中然
 後自歸冲於是以前穿單衣如鼠齧者謬為失意貌有
 愁色太祖問之冲對曰世俗以為鼠齧衣者其主者不
 吉今單衣見齧是以憂戚太祖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
 俄而庫吏以齧輦聞太祖笑曰兒衣在側尚齧况輦縣
 柱乎一無所問冲仁愛識達皆此類也凡應罪戮而為
 冲微所辨理賴以濟宥者前後數十

魏書曰冲每見當刑者輒探視其冤

在之情而微理之及勤勞之吏以過誤觸罪常為太祖
 陳說宜寬宥之辨察仁愛與性俱生容貌姿美有殊於
 眾故特見寵異臣松之以容貌姿美一類之言而分以為三亦敘屬之一病也太祖數對羣
 臣稱述有欲傳後意年十三建安十三年疾病太祖親
 為請命及亡哀甚文帝寬喻太祖太祖曰此我之不幸
 而汝曹之幸也

孫盛曰春秋之義立嫡以長不以賢冲
 雖存也猶不宜立况其既沒而發斯言

手詩云無易由言言則流涕為娉甄氏亡女與合葬贈
 魏武其易之也

騎都尉印綬命宛侯據子琮奉冲後二十二年封琮為
 鄧侯黃初二年追贈諡冲曰鄧哀侯又追加號為公

魏書曰惟黃初二年八月丙午皇帝曰咨爾鄧哀侯冲
 昔皇天鍾美於爾躬俾聰哲之才成於弱年當承享顯
 祚克成厥終如何不祿早世天昏朕承天序享有四海
 並建親親以藩王室惟爾不逮斯榮且葬禮未備建悼

之懷愴然彼傷今遷葬于高陵使使持節兼講者僕射
郎中陳承追賜號曰鄧公祠以大牢魂而有靈休茲寵
榮嗚呼哀哉 魏略曰文帝常言家兄孝 三年進琮爵
徙封冠軍公四年徙封已氏公太和五年加冲號曰鄧

哀王景初元年琮坐於中尚方作禁物削戶三百貶爵
為都鄉侯三年復為已氏公正始七年轉封平陽公景

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彭城王據建安十六年封范陽侯二十二年徙封宛侯
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章陵王其年徙封義陽文

帝以南方下溼又以環太妃彭城人徙封彭城又徙封
濟陰五年詔曰先王建國隨時而制漢祖增秦所置郡

至光武以天下損耗并省郡縣以今比之益不及焉其

改封諸王皆為縣王據改封定陶縣太和六年改封諸
王皆以郡為國據復封彭城景初元年據坐私遣人詣

中尚方作禁物削縣二千戶 列書載重書曰制詔彭城
王有司奏王遣司馬董和

齋珠玉來到京師中尚方多作禁物交通工官出入道
署踰侈非度慢令違制繩王以法朕用無然不亭于心
王以懿親之重處藩輔之位典籍曰陳於前勤誦不輟
於側加雅素奉脩恭肅敬慎務在蹈道孜孜不衰豈忘
率意正身考終厥行哉若然小疵或謬于細人忽不覺
悟以斯為失耳書云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古
人垂誥乃至於此故君子思心無斯須遠道焉常慮所
以累德者而去之則德明矣開心所以為塞者而通之
則心夷矣慎行所以為尤者而脩之則行全矣三者王
之所能備也今詔有司宥王削縣二千戶以彰人極與
奪之法昔義文作易著休復之語仲尼論行 三年復所
既過能改王其改行茂昭斯義幸意無怠

三年復所

削戶邑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六百戶

燕王宇字彭祖建安十六年封都鄉侯二十二年改封

魯陽侯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下邳王五年改封

單父縣太和六年改封燕王明帝少與宇同止當愛異

之及即位寵賜與諸王殊青龍三年徵入朝景初元年

還鄴二年夏復徵詣京都冬十二月明帝疾篤拜宇為

大將軍屬以後事受署四日宇深固讓帝意亦變遂免

宇官三年夏還鄴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

五百戶常道鄉公與宇之子入繼太宗

沛穆王林建安十六年封饒陽侯二十二年徙封譙黃

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譙王五年改封譙縣七年徙

封鄆城太和六年改封沛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

前四千七百戶林薨子緯嗣案嵇氏譜嵇康妻林子之女也

中山恭王衮建安二十一年封平鄉侯少好學年十餘

歲能屬文每讀書文學左右常恐以精力為病數諫止

之然性所樂不能廢也二十二年徙封東鄉侯其年又

改封贊侯黃初二年淮爵為公官屬皆賀衮曰夫生深

宮之中不知稼穡之艱多驕逸之失諸賢既慶其休

宜輔其闕每兄弟游娛衮獨譚思經典文學防輔相與

言曰受詔察公舉錯有過當奏及有善亦宜以聞不可

匿其美也遂共表稱噫以哀美哀聞之大驚懼責讓文學
曰脩身自守常人之行耳而諸君乃以上聞是適所以
增其負累也且如有善言何患不聞而遽共如是是非益
我者其戒慎如此三年為北海王其年黃龍見鄴西漳
水哀上書贊頌詔賜黃金十斤詔曰昔唐叔歸禾東平
獻頌斯皆骨肉贊美以彰懿親王研精墳典耽味道真
文雅煥炳朕甚嘉之王其克慎明德以終令聞四年改
封贊王七年徙封濮陽太和二年就國尚約儉教勅妃
妾紡績織絰習為家人之事五年冬入朝六年改封中
山初哀來朝犯京都禁青龍元年有司奏哀詔曰王素

敬慎避近至此其以議親之典議之有司固執詔削縣

二戶七百五十魏書載靈書曰制詔中山王有司奏王

之恩用寢吏議然法者所與天下共也不可廢今削
王縣二戶七百五十夫克已復禮聖人稱仁朝過夕改
君子與之王其誠
諸無貳咎悔也哀憂懼戒勅官屬愈謹帝嘉其意三

年復所削縣三年秋哀得疾病詔遣太醫視疾殿中虎
賁齋手詔賜珍膳相屬又遣太妃沛王林並就省疾哀
疾困勅令官屬曰吾以芬德忝寵大命將盡吾既好儉而
聖朝著終誥之制為天下法吾氣絕之日自殯及葬務
奉詔書昔衛大夫遽以坂葬濮陽吾望其墓常想其遺風
願託賢靈以葬髮齒以吾兆域必往從之禮男子不卒

婦人之手亟以時成東堂堂成名之曰遂志之堂與疾
往居之又令世子曰汝勿少未聞義方早為人君但知
樂不知苦不知苦必將以驕奢爲失也接大臣務以禮
雖非大臣老者猶宜恭拜事兄以敬恤弟以慈兄弟有不
良之行當造膝諫之諫之不從流涕喻之喻之不改乃
白其母若猶不改當以奏聞并辭國土與其守寵罹禍
不若貧賤全身也此亦謂大罪惡耳其微過細故當掩
覆之嗟爾小子慎脩其身奉聖朝以忠貞事太妃以孝
敬閨闈之內奉令于太妃闕闕之外受教於沛王無怠
乃心以慰予靈其年薨詔沛王林留訖葬使大鴻臚持

節典護喪事宗正弔祭贈賙甚厚凡所著文章二萬餘
言才不及陳思王而好與之侔子季嗣景初正元景元

中景元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濟陽懷王珣建安十六年封西鄉侯早薨無子二十年
以沛王林子贊襲珣爵邑早薨無子文帝復以贊弟壹
紹珣後黃初二年改封濟陽侯四年進爵爲公太和四
年追進珣爵諡曰懷公六年又進號曰懷王追諡贊曰
西鄉哀侯壹薨諡曰悼公子恒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陳留恭王峻字子安建安二十一年封郿侯二十二年

徙封襄邑黃初二年進爵為公三年為陳留王五年改封襄邑縣太和六年又封陳留甘露四年薨子澳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七百戶

范陽閔王矩早薨無子建安二十二年以樊安公均子敏奉矩後封臨晉侯黃初三年追封諡矩為范陽閔公五年改封敏范陽王七年徙封句陽太和六年追進矩號曰范陽閔王改封敏琅邪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敏薨諡曰原王子焜嗣

趙王幹建安二十年封高平亭侯二十二年徙封賴亭侯其年改封弘農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燕公魏略曰幹一名

良良本陳妾子良生而陳氏死太祖命王夫人養之良年五歲而太祖疾困遺令語太子言此兒三歲亡母五歲失父以累汝也太子由是親待隆於諸弟良年小常呼文帝為阿翁帝謂良曰我汝兄耳文帝又愍其如是每為涕淚臣松之案此傳以母貴賤為次不計兄弟之年故楚王彪年雖大傳在幹後尋朱建平傳知彪大幹二三年為河間王五年改封樂城縣七年徙封鉅鹿太和六年改封趙王幹母有寵於太祖及文帝為嗣幹母有力文帝臨崩有遺詔是以明帝常加恩意青龍二年私通賓客為有司所奏賜幹璽書誠誨之曰易稱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詩著大車惟塵之誠自太祖受命創業深覩治亂之源鑒存亡之機初封諸侯訓以恭慎之至言輔以天下之端士常稱馬援之遺誠重諸侯賓客

交通之禁乃使與犯妖惡同夫豈以此薄骨肉哉徒欲使子弟無過失之愆士民無傷害之悔耳高祖踐阼祇慎萬機申著諸侯不朝之令朕感詩人常棣之作嘉采菽之義亦緣詔文曰若有詔得詣京都故命諸王以朝聘之禮而楚中山並犯交通之禁趙宗戴捷成伏其辜近東平王復使屬官歐壽張吏有司舉奏朕裁削縣令有司以曹纂王喬等因九族時節集會王家或非其時皆違禁防朕惟王幼少有恭順之素加受先帝顧命欲崇恩禮延乎後嗣況近在王之身乎且自非聖人孰能無過已詔有司宥王之矣古人有言戒慎乎其所不覩

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焉叔父茲率先聖之典以纂乃先帝之遺命戰戰兢兢恭厥位稱朕意焉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臨邑殤公子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楚王彪字朱虎建安二十一年封壽春侯黃初二年進爵徙封汝陽公三年封弋陽王其年徙封吳王五年改封壽春縣七年徙封白馬太和五年冬朝京都六年改封楚初彪來朝犯禁元年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三戶千五百二年大赦復所削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前三

千戶嘉平元年兖州刺史令狐愚與太尉王凌謀迎彪
 都許昌語在凌傳乃遣傳及侍御史就國案驗收治諸
 相連及者廷尉請徵彪治罪於是依漢燕王旦故事使
 兼廷尉大鴻臚持節賜彪璽書切責之使自圖焉孔衍
春秋載璽書曰夫先王行賞不遺仇讎用戮不違親戚
至公之義也故周公流涕而決二叔之罪孝武傷懷而
斷昭平之獄古今常典也惟王國之至親作藩于外不
能祇奉王度表率宗室而謀於奸邪乃與太尉王凌兖
州刺史令狐愚構通逆謀圖危社稷有悖忒之心無忠
孝之意宗廟有靈王其何面目以見先帝朕深痛王自
陷罪辜既得王情深用憮然有司奏王當就大理朕惟
公族甸師之義不忍肆王市朝故遣使者賜書王自作
藥匪由於他燕刺之事彪乃自殺妃及諸子皆免為庶
 人徙平原彪之官屬以下及監國謁者坐知情無輔導

之義皆伏誅國除為淮南郡正元元年詔曰故楚王彪
 背國附奸身死嗣替雖自取之猶哀矜焉夫舍垢藏恥
 親親之道也其封彪世子嘉為常山真定王景元元年
 增邑并前二千五百戶臣松之案嘉人晉封高邑公元
後為東莞太守崇為征虜將軍監青徐軍事屯於下邳
嘉以詩遺崇曰文武應時用兼才在明哲嗟嗟石生
為國之俊傑入侍於皇闈出則登九列威檢肅青徐風
發宣吳裔疇昔謬同位情至過魯衛分離踰十載思遠
心增結願子鑿斯誠寒暑不踰契崇答曰昔常接羽儀
俱游青雲中敦道訓胄子儒化煥以融同聲無異嚮故
使恩愛隆豈惟敦初好欵分在令終孔不陋九夷老氏
適西戎道遙滄海隅可以保王躬世事非所務周公不
足夢玄寂令神王是以守至沖王隱晉書載吏部郎李
重啓云魏氏宗室屈滯每聖恩所存東莞太守曹嘉才
幹學義不及志翁而良素脩繫性業踰之又已歷二
郡臣以為優先代之後可以嘉為員外散騎侍郎

剛殤公子勤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穀城殤公子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郿戴公子整奉從叔父郎中紹後建安二十二年封郿

侯二十三年薨無子黃初二年追進爵諡曰戴公以彭

城王據子範奉整後三年封平氏侯四年徙封成武太

和三年進爵爲公青龍三年薨諡曰悼公無後四年詔

以範弟東安鄉公闡爲郿公奉整後正元景元中累增

邑并前千八百戶

靈殤公子京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樊安公均奉叔父薊恭公彬後建安二十二年封樊侯

二十四年薨子抗嗣黃初二年追進公爵諡曰樊安公

三年徙封抗薊公四年徙封屯留公景初元年薨諡曰

定公子謀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千九百戶

廣宗殤公子棘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無後

東平靈王徽奉叔父朗陵哀侯王後建安二十二年封

歷城侯黃初二年進爵爲公三年爲廬江王四年徙封

壽張王五年改封壽張縣太和六年改封東平青龍二

年徽使官屬槪壽張縣吏爲有司所奏詔削縣一戶五

百其年復所削縣正始三年薨子翕嗣景初正元景元

中累增邑并前三千四百戶

臣松之案翕入晉封廬丘公魏宗室之中名次郵賦

公至泰始二年翕遣世子琨奉表來朝詔曰翕秉德履道魏宗之良今琨遠至其假世子印綬加騎都尉賜服一具錢十萬隨才敘用翕撰解寒食散方與皇甫謐所撰並行於世

樂陵王茂建安二十二年封萬歲亭侯二十三年改封平輿侯黃初三年進爵徙封乘氏公七年徙封中丘茂性傲很少無寵於太祖及文帝世又獨不王太和元年徙封聊城公其年爲王詔曰昔象之爲虐至甚而大舜猶侯之有鼻近漢氏淮南阜陵皆爲亂臣逆子而猶或及身而復國或至子而錫土有虞建之於上古漢文明章行之乎前代斯皆敦敘親親之厚義也聊城公茂少不閑禮教長不務善道先帝以爲古之立諸侯也皆命

賢者故姬姓有未必侯者是以獨不王茂太皇太后數以爲言如聞茂頃來少知悔昔之非欲脩善將來君子與其進不保其往也合封茂爲聊城王以慰太皇太后下流之念六年改封幽陽王正始三年東平靈王薨茂稱嗌痛不肯發哀居處出入自若有司奏除國土詔削縣一戶五百五年徙封樂陵詔以茂租奉少諸子多復所削戶又增戶七百嘉平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五千戶

文皇帝九男甄氏皇后生明帝李貴人生贊哀王協潘淑媛生北海悼王蕤朱淑媛生東武陽懷王鑒仇昭儀

生東海定王霖徐姬生元城哀王禮蘇姬生邯鄲懷王
邕張姬生清河悼王貢宋姬生廣平哀王儼

贊哀王恊早薨太和五年追封諡曰經殤公青龍二年
更追改號諡三年子殤王尋嗣景初三年增戶五百并
前三千戶正始九年薨無子國除

北海悼王蕤黃初七年明帝卽位立爲陽平縣王太和
六年改封北海青龍元年薨二年以琅邪王子贊奉蕤
後封昌鄉公景初二年立爲饒安王正始七年徙封文
安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三千五百戶

東武陽懷王鑒黃初六年立其年薨青龍三年賜諡無

子國除

東海定王霖黃初二年立爲河東王六年改封館陶縣
明帝卽位以先帝遺意愛寵霖異於諸國而霖性麤暴
閨門之內婢妾之間多所殘害太和六年改封東海嘉
平元年薨子啓嗣景初正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六千
二百戶高貴鄉公髦霖之子也入繼太宗

元城哀王禮黃初二年封秦公以京兆郡爲國三年改
爲京兆王六年改封元城王太和三年薨五年以任城
王楷子悌嗣禮後六年改封梁王景初正元景元中累
增邑并前四千五百戶

鄆鄆懷王邕黃初二年封淮南公以九江郡為國三年
進為淮南王四年改封陳六年改封鄆鄆太和三年薨
五年以任城王楷子温嗣邕後六年改封魯陽景初正
元景元中累增邑并前四千四百戶

清河悼王貢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廣平哀王儼黃初三年封四年薨無子國除

評曰魏氏王公既徒有國土之名而無社稷之實又禁
防壅隔同於囹圄位號靡定大小歲易骨肉之恩乖常

棟之義廢為法之弊一至于此乎袁子曰魏興承大亂

則以古始於是封建侯王皆使寄地空名而無其實王
國使有老兵百餘人以衛其國雖有王侯之號而乃倫

於匹夫縣隔千里之外無朝聘之儀鄰國無會同之制
諸侯游獵不得過三十里又為設防輔監國之官以伺
察之王侯皆思為布衣而不能得既違宗國藩屏之義
又虧親戚骨肉之恩魏氏春秋載宗室曹問上書曰
臣聞古之王者必建同姓以明親親必樹異姓以明賢
賢故傳曰庸勳親親昵近尊賢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
族詩云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由是觀之非賢無與與功
非親無與輔治夫親親之道專用則其漸也微弱賢賢
之道偏任則其弊也劫奪先聖知其然也故博求親疎
而並用之近則有宗盟藩衛之固遠則有仁賢輔弼之
助盛則有與共其治衰則有與守其土安則有與享其
福危則有與同其禍夫然故能有其國家保其社稷歷
紀長又本枝百世也今魏尊尊之法雖明親親之道未
備詩不云乎鶴鳴在原見弟急難以斯言之明兄弟相
救於喪亂之際同心於憂禍之間雖有闕牆之忿不忘
禦侮之事何則憂患同也今則不然或任而不重或擇
而不任一旦疆場稱警關門反拒股肱不扶宵心無衛
臣竊惟此寢不安席思獻丹誠貢策未闕謹撰合所聞
敘論成敗論曰昔夏殷周歷世數十而秦二世而亡何
則三代之君與天下共其民故天下同其憂秦王獨制

其民故傾危而莫救夫與民共其樂者人必憂其憂與
 民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先王知獨治之不能久也
 與人共治之知獨守之不能固也故與人共守之兼
 以相衛并乘路塞逆節不生及其衰也桓文帥禮苞茅
 不貢濟師伐楚宋不城周晉戮其宰王綱弛而復張諸
 侯傲而復肅二霸之後浸以陵遲吳楚憑江負固方城
 雖心希九鼎而畏迫宗姬姦情散於胷懷逆謀消於胷
 吻斯豈非信重親戚任用賢能枝葉碩茂本根賴之與
 自此之後轉相攻伐吳并於越晉分為三魯滅於楚鄭
 兼於韓暨于戰國諸姬微矣惟燕衛獨存然皆弱小西
 迫疆秦南畏齊楚憂懼滅亡匪遑相恤至於王赧降為
 庶人猶枝幹相持得居虛位海內無主四十餘年秦據
 勢勝之地騁譎詐之術征伐關東蠶食九國至於始皇
 乃定天位曠日若彼用力若此豈非深固根蒂不拔之
 道乎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周德其可謂當之矣秦
 觀周之弊以為小弱見奪於是廢五等之爵立郡縣之
 官弃禮樂之教任苛刻之政子弟無尺寸之封功臣無
 立錐之地內無宗子以自囑輔外無諸侯以為藩衛仁
 心不加於親戚惠澤不流於枝葉譬猶芟刈股肱獨任

胷腹浮舟江海捐棄楫權觀者為之寒心而始皇晏然
 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豈
 不悖哉是時序于越諫曰臣聞殷周之王封子弟功臣
 千有餘城今陛下君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而無輔弼何以相救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
 非所聞也始皇聽李斯偏說而細其議至於身死之日
 無所寄付委天下之重於凡夫之手託廢立之命於奸
 臣之口至令趙高之徒誅鉅室胡亥少習刻薄之教
 長慮凶父之業不能改制易法寵任兄弟而乃師譚申
 商諂謀趙高自幽深宮委政讒賊身殘望夷求為黔首
 豈可得哉遂乃郡國離心眾庶潰叛勝廣倡之於前劉
 項弊之於後向使始皇納淳于之策抑李斯之論劉項
 州國分王子弟封三代之後報功臣之勞士有常君民
 有定主枝葉相扶首尾為用雖使子孫有失道之行時
 人無湯武之賢好謀未發而身已屠戮何區區之陳項
 而復得措其手足哉故漢祖奮三尺之劍驅烏集之衆
 五年之中遂成帝業自開闢以來其興立功勳未有若
 漢祖之易也夫伐深根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理
 勢然也漢監秦之失封殖子弟及諸呂擅權圖危劉氏
 而天下所以不傾動百姓所以不易心者徒以諸侯疆

大盤石膠固東牟朱虛受命於內齊代吳楚作亂於外
故也向使高祖踵亡秦之法忽先王之制則天下志傳
非劉氏有也然高祖封建地過古制大者跨州兼郡小
者連城數十上下無別權侷京室故有吳楚七國之患
賈誼曰諸侯疆盛長亂起舒夫欲天下之治安莫若衆
建諸侯而少其力令海內之勢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則下無背叛之心上無誅伐之事文帝不從至於孝景
猥用晁錯之計削黜諸侯親者怨恨疎者震恐吳楚倡
謀五國從風兆發高帝釁鍾文景由寬之過制急之不
漸故也所謂末大必折尾大難掉尾同於體猶或不從
況乎非體之後齊分爲七趙分爲六淮南三割梁代五分
遂以凌遲子孫微弱衣食租稅不預政事或以酎金免
削或以無後國除至於成帝王氏擅朝劉向諫曰臣聞
公族者國之枝葉枝葉落則本根無所庇蔭方今同姓
疏遠母黨專政并擅宗室孤弱公族非所以保守社稷
安固國嗣也其言深切多所稱引成帝雖悲傷歎息而
不能用於哀平異姓秉權假周公之事而爲田常之
亂高拱而竊天位一朝而臣四海漢宗室工侯解印釋
綬貢奉社稷猶懼不得爲臣妾或乃爲之符命領莽恩

德豈不哀哉由斯言之非宗子獨忠孝於惠文之間而
叛逆於哀平之際也徒權輕勢弱不能定耳賴光武
皇帝挺不世之姿禽王莽於已成紹漢嗣於既絕斯豈
非宗子之力也而曾不監秦之失策襲周之舊制踵王
國之法而微倖無疆之期至于桓靈閣豎執衡朝無死
難之臣外無同憂之國君孤立於上臣弄權於下本末
不能相御身首不能相使由是天下鼎沸奸凶並爭宗
廟焚爲灰燼宮室變爲榛藪居九州之地而身無所安
處悲夫魏太祖武皇帝躬躬聖明之資兼神武之略耻王
綱之廢絕愍漢室之傾覆龍飛譙沛鳳翔兗豫掃除凶
逆剪滅鯨鯢迎帝西京定都禎邑德動天地義感人神
漢氏奉天禪位大魏大魏之興于今二十有四平矣觀
五代之存亡而不用其長策觀前車之傾覆而不改於
轍迹子弟王空虛之地君有不使之民宗室竄於閭閻
不聞邦國之政權均匹夫勢齊凡庶內無深根不拔之
固外無盤石宗盟之助非所以安社稷爲萬世之業也
且今之州牧郡守古之方伯諸侯皆跨有千里之土兼
軍武之任或比國數人或兄弟並據而宗室子弟曾無
一人間廁其間與相維持非所以彊幹弱枝備萬一之
虞也今之用賢或超爲名都之主或爲偏師之帥而宗

魏八卷之二 傳 五

室有文者必限小縣之宰有武者必置百人之上使夫
 廉高之士畢志於衡軌之內才能之人耻與非類為伍
 非所以勸進賢能褒異宗室之禮也夫泉竭則流涸根
 朽則葉枯枝繁者蔭根條落者本孤故語曰百足之蟲
 至死不僵以扶之者眾也此言雖小可以譬大且痛基
 不可倉卒而成威名不可一朝而立皆為之有漸建之
 有素譬之種樹久則深固其本根茂盛其枝葉若造次
 徙於山林之中植於宮闕之下雖壅之以黑墳煖之以
 春日猶不救於枯槁而何暇繁育哉夫樹猶親戚土猶
 士民建置不父則輕下慢上平居猶懼其離叛危急將
 若之何是以聖王安而不逸以慮危也存而設備以懼
 亡也故疾風卒至而無摧拔之憂天下有變而無傾危
 之患矣固中常侍兄叔與之後少帝族祖也是
 時天子幼稚固與以此論感悞曹爽爽不能納

魏志卷二十終

魏志卷二十一

晉陳壽撰

王粲

徐幹

陳琳

阮瑀

應瑒

丁儀

丁廙

楊脩

荀彧

應璩

衛顛

潘勗

劉廙

劉劭

繆襲

蘇林

韋誕

夏侯惠

傅嘏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曾祖父冀祖父暢皆為漢

康熙二十五年重修

魏志卷二十一

傳

一

三公 張璠漢紀曰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下順帝時為

不為天復何恨哉及龔妻卒龔與諸子並執符服時人

或兩譏焉暢字叔茂名在人俊靈帝時為司空以水災

免而李膺亦免歸故郡二人以直道不容當時天下以

暢膺為高士諸危言危行之徒皆推宗之願涉其流惟

恐不及會連有災異而言事者皆言三公非其人宜

其變以暢膺代之則禎祥必至由是宦豎深怨之及膺

誅死而暢遂廢終于家

父謙為大將軍何進長史進以謙名公之

胃欲與為婚見其二子使擇焉謙弗許以疾免卒于家

獻帝西遷蔡徒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

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蔡在門倒

徒迎之蔡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

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當與之年

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

荆州依劉表表以蔡貌寢而體弱通佻不甚重也

貌寢謂貌負其實也通佻者簡易也

表卒蔡勸表子琮令歸太祖

琮曰僕有愚計願進之於將軍可乎琮曰吾所願聞也

蔡曰天下大亂豪傑並起在倉卒之際疆弱未分故人

各各有心耳當此之時家家欲為帝王人人欲為公侯

觀古今之成敗能先見事機者則恒受其福今將軍自
度何如曹公邪琮不能對蔡復曰如蔡所聞曹公故人
傑也雄畧冠時智謀出世推袁氏於官渡驅孫權於江
外逐劉備於隴右破烏丸於白登其餘梟夷蕩定者往
往如神不可勝計今日之事去就可知也將軍能聽蔡
計卷甲倒戈應天順命以歸曹公曹公必重德將軍保
已全宗長享福祚垂之後嗣此萬全之策也蔡遣
離託命此州蒙將軍父子重顧敢不盡言琮納其言
臣松之案孫權自此以前尚與中國和同未嘗交兵何
云驅權於江外乎魏武以十三年征荆州劉備却後數
年方入蜀備身未嘗涉於關隴而於征荆州之年便云

逐備於隴右既已乖錯又白登在平城亦魏武所不經北征烏丸與白登永不相豫以此知張騰假偽之辭而不覺其虛之自露也凡騰虛偽妄作不可覆疏如此類者不可勝紀

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置酒漢濱祭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杖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荆楚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荆州者皆海內之雋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卽繕其甲卒收其豪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雋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

舊儀廢弛興造制度彙恒典之

擊虞決疑要注曰漢末喪亂絕無王珣魏侍中

王彙識舊珣始復作之今之王珣受法於彙也

初彙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

曰卿能闇誦乎曰能因使背而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

碁局壞彙為覆之碁者不信以靶蓋局使更以他局為

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彙記默識如此性善算作算

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為

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

典略曰彙才既高辯論應機鍾繇主

朝等雖各為魏卿相至於朝廷奏議皆闇筆不能措手

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建

安二十一年從征吳二十二年春道病卒時年四十一

彙二子為魏諷所引誅後絕

文章志曰太祖時在漢中聞彙子死歎曰孤若在不

使仲宣無後始文帝為五官將及平原侯植皆好文學粲與

北海徐幹字偉長廣陵陳琳字孔璋陳留阮瑀字元瑜

汝南應瑒字德璉瑒音徒曉反東平劉楨字公幹並見

友善幹為司空軍謀祭酒掾屬五官將文學先賢行狀

體道天行脩備聰識洽聞操翰成章輕官忽祿不耽世

榮建安幸太祖特加旌命以疾休息後除上艾長又以

疾不琳前為何進主簿進欲誅諸宦官太后不聽進乃

召四方猛將並使引兵向京城欲以劫恐太后琳諫進

曰易稱卽蹇無虞諺有掩目捕雀夫微物尚不可欺以

得志況國之大事其可以詐立乎今將軍搃皇威握兵

要龍驤虎步高下在心以此行事無異於鼓洪爐以燎

毛髮但當速發雷霆行權立斷違經合道天人順之而

反釋其利器更徵於他大兵合聚疆者為雄所謂倒持

干戈授人以柄必不成功祇為亂階進不納其言竟以

取禍琳避難冀州袁紹使典文章袁氏敗琳歸太祖太

祖謂曰卿昔為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

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瑀少

受學於蔡邕建安中都護曹洪欲使掌書記瑀終不為

屈太祖並以瑀為司空軍謀祭酒管記室文士傳曰

瑀名辟之不應連見偏促乃逃入山中太祖使人焚山

得瑀送至召入太祖征長安大延賓客怒瑀不與語使

就技人列瑀善解音能鼓琴遂撫弦而歌因造歌曲曰

奕奕天門開大魏應期運青蓋巡九州在東西入怨士

為知已死女為悅者玩恩義苟敷暢他人焉能亂為曲
 既捷音聲殊妙當時冠坐太祖大悅臣松之案魚氏
 與略摯虞文章志並云瑀建安初辭疾避役不為曹洪
 屈得大祖召即投杖而起不得有逃入山中焚之乃出
 之事也又與略載太祖初征荆州使瑀作書與劉備
 及征馬超又使瑀作書與韓遂此二書今具存至長安
 之前遂等破走太祖始以十六年得入關耳而張騰云
 初得瑀時太祖在長安此又乖矣瑀以十七年卒太祖
 十八年策為魏公而云瑀歌舞辭稱大魏應期運愈知
 其妾又其辭云他人焉能亂了不成語瑀之吐屬必不
 此如軍國書檄多琳瑀所作也典略曰琳作諸書及檄專
 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
 賜太祖嘗使瑀作書與韓遂時太祖適近出瑀隨從國
 於馬上具草書成呈之太祖擊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增損
 琳徙門下督瑀為倉曹掾屬瑒瑒各被太祖辟為丞相掾屬瑒轉為平原侯庶
 子後為五官將文學華嶠漢書曰瑒祖奉字世叔才敏
 善諷誦故世稱應世叔讀書五行

俱下著後序十餘篇為世儒者延熹中至司隸校尉子
 劭字仲遠亦博學多識尤好事諸所撰述風俗通等凡
 百餘篇辭雖不典世服其博聞續漢書曰劭又著中漢
 輯敘漢官儀及禮儀故事凡十一種百三十六卷朝廷
 制度百官儀式所以不亡者由劭記之官至
 泰山太守劭弟瑒字季瑜司空掾瑒之官至
 被刑刑竟署吏文士傳曰瑒父名梁字曼山一名恭少
 有清才以文學見貴終於野王令典略
 曰文帝常賜瑒廓落帶其後師死欲借取以為像因書
 朝瑒云夫物因人為貴故在賤者之手不御至尊之側
 今雖取之勿嫌其不反也瑒荅曰瑒聞荆山之璞曜元
 后之寶隨侯之珠燭象士之好南垠之金登窈窕之首
 懸貂之尾綴荷臣之憤此四寶者伏朽石之下潛於泥
 之中而揚光千載之上發彩疇昔之外亦皆未能初自
 接於至尊也夫尊者所服卑者所修也貴者所御賤者
 所先也故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嘉禾始熟而農
 夫先嘗其粒恨積所帶無他妙飾若實殊異尚何納也
 瑒辭旨巧妙皆如是由是特為諸公子所親愛其後太
 子嘗請請文學酒酣坐歡命夫人甄氏出拜坐中衆咸
 人咸伏而禱獨平視太祖聞之乃收瑒減死輸作

著文賦數十篇瑀以十七年卒幹琳瑒瑒二十二年卒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來徐
陳應劉一時俱逝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
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
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辭義典雅足傳于後
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
可痛息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
耳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
體弱不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
絃於鍾期仲尼覆醢于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

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典論曰今

國孔融廣陵陳琳山陽王粲北海徐幹陳留阮瑀汝南
應瑒東平劉楨斯七子者有於學無所遺於辭無所假咸
自以騁騏驎於千里仰齊足而並馳粲長於辭賦幹時
有逸氣然非粲匹也如案之初征登樓槐賦征思幹之
玄後漏卮圓扇賦雖張蔡不過也然於他文未能稱
是琳瑒之章表書記今之雋也應瑒和而不壯劉楨壯
而不密孔融體氣高妙有過人者然不能持論理
不勝辭至于雜以朝戲及其所善楊班之雋也
川部鄆淳魏略曰淳一名竺字子叔博學有才章又善
蒼雅蟲篆許氏字指初平時從三輔客荆州
荆州內附太祖素聞其名召與相見甚敬異之時五官
將博延英儒亦宿聞淳名因啓淳欲使在文學官屬中
會臨菑侯植亦求淳太祖遣淳詣植植初得淳甚喜延
入坐不先與談時天暑熱植因呼常從取水自澡訖傳
務遂科頭袒袒胡舞五椎鍛跳丸擊劍誦俳優小說數
千言訖謂淳曰鄆生何如邪於是乃更着衣幘整容
與淳評說混元造化之端品物區別之意然後論義皇
以來聖賢名臣烈士優劣之差次頌古今文章賦誄及

當官政事宜所先後又論用武行兵倚伏之勢乃命厨
 宰酒炙交至坐席默然無與侘者及暮淳歸對其所知
 歎植之材謂之天人而于時世子未立太祖俄有意於
 植而淳屢稱植材由是五官將頗不悅及黃初初以淳
 為博士給事中淳作投壺賦千餘言奏之文帝以為工賜帛千匹
 才機辯少得名於汝穎欽既長於書記又善為詩賦其
 所與太子書記喉轉意率皆巧麗為丞相主簿建安二
 十三年卒
陳留路粹 典略曰粹字文蔚少學於蔡邕初平中
 嚴像擢拜尚書郎像以兼有文武出為揚州刺史粹後
 為軍謀祭酒與陳琳阮瑀等典記室及孔融有過太祖
 使粹為奏承指數致融罪其大略言融昔在北海見主
 室不寧招合徒眾欲圖不軌言我大聖之後也而流於
 宋有天下者何必卯金刀又云融為九列不遵朝儀登
 中微行唐突宮掖又與白衣禰衡言論放蕩衡與融更
 相贊揚衡謂融曰仲尼不死也融答曰顏淵復生凡說
 融諸如此輩辭語甚多融誅之後人觀粹所作無不嘉
 其才而畏其筆也至十九年粹轉為祕書令從大軍至
 漢中坐違禁賤請驢伏法太子素與粹善聞其死為之

歎惜及即位特用其子為長史 魚豢曰尋省往者魯
 連鄒陽之徒援管引類以解締結誠彼時文辭之傑也
 今覽王繁阮陳路諸人前後文旨亦何昔不若哉其所
 以不論者時世異耳余又竊怪其不甚見用以問大鴻
 臚卿韋仲將仲將云仲宣傷於肥薏休相都無格檢元
 喻病於體弱孔璋實自麤疏文蔚性頗忿驚如是彼為
 非徒以脂燭自煎糜也其不高蹈蓋有由矣然君子不
 責備于一人譬之朱漆雖無楨幹其為光澤亦壯觀也
沛國丁儀丁廙弘農楊脩河內荀綽等亦有文采而不
在此七人之例 儀廙脩事並在陳思王傳荀勗文章敘
 錄曰綽字公高少喜文學建安中召署
 軍謀掾魏太子庶子稍遷至散騎常 瑒弟瑒瑒子貞成
 侍越騎校尉年四十二黃初四年卒
以文章顯瑒官至侍中貞咸熙中參相國軍事 文章敘
 錄曰
 字休璉博學好屬文善為書記文明帝世歷官散騎常
 侍齊王即位稍遷侍中太將軍長史曹爽秉政多違法
 度瑒為詩以諷焉其言雖頗諧合多切時要世與傳之
 復為侍中典著作嘉平四年卒追贈衛尉貞字吉甫少

以才聞能談論正始中夏侯玄盛有名勢貞實
 在玄生作五言詩玄嘉死之舉高第歷顯位晉武帝為撫軍大
 將軍以貞參軍事晉室踐阼遷太子中庶子散騎常侍
 又以儒學與太尉荀顛撰定新禮事未施行泰始五年
 卒貞弟純純子紹永嘉中為黃門侍郎為司馬
 越所殺純第秀秀子詹鎮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瑀子籍
 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已寡欲以莊周為模則官至
 步兵校尉籍字嗣宗魏氏春秋曰籍曠遠不羈不物禮
 俗性至孝居喪雖不率常檢而毀幾至滅性
 兖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歎賞之自
 以不能測也太尉蔣濟聞而辟之後為尚書郎曹爽參
 軍以疾歸田里歲餘爽誅太傅及大將軍乃以為從事
 中郎後朝論以其名高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
 已聞步兵校尉缺厨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途
 縱酒昏酣遺落世事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乃歎曰時
 無英才使豎子成名乎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逢所
 窮輒慟哭而反籍少時嘗遊蘇門山蘇門山有隱者莫
 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然而已籍從之與談太古無為
 之道及論五帝三王之義蘇門生蕭然曾不經籍乃

對之長嘯清韻響亮蘇門生追爾而笑籍既降蘇明生
 亦蕭若鸞鳳之音焉至是籍乃假蘇門先生之論以寄
 所懷其歌曰日沒不周西月出丹淵中嗚精蔽不見陰
 光代為雄亭亭在須臾厭厭將復隆富貴俯仰間貧賤
 何必終又歎曰天地解兮六合開星辰頤兮日月頹我
 騰而上將何懷籍口不論人過而自然高邁故為禮法
 之士何曾等深所讎疾大將軍司馬文王常保持之卒
 以壽終子渾字長成世語曰渾以閑澹寡欲知名京邑
 為太子庶子早卒時又有譙郡嵇康文辭壯麗好言老莊而尚
 奇任俠至景元中坐事誅康字叔夜案嵇氏譜康父昭
 字子遠督軍糧治書侍御史
 兄喜字公穆晉楊州刺史宗正喜為康傳曰家世儒學
 少有雋才曠邁不羣高亮任性不脩名譽寬簡有大量
 學不師授傳洽多聞長而好老莊之業恬靜無欲性好
 服食常採御上藥善屬文論彈琴詠詩自足於懷抱之
 中以為神仙者稟之自然非積學所致至於導養得理
 以盡性命若安期彭祖之倫可以善求而得也著養生
 篇知自厚者所以喪其所生其求益者必失其性超然
 獨達遂放世事縱意於塵埃之表撰錄上古以來聖賢

隱逸遁心遺名者集為傳贊自混沌至于管寧凡百一
 十有九人蓋求之於宇宙之內而發之于千載之外者
 矣故世人莫得而名焉 虞預晉書曰康家本姓奚會
 稽人先自會稽遷于譙之銍縣改為嵇氏取稽字之上
 山以為姓蓋以志其本也 一曰銍有嵇山家于其側遂
 氏焉 魏氏春秋曰康寓居河內之山陽縣與之游者
 未嘗見其喜愠之色與陳留阮籍河內山濤河南向秀
 籍兄子咸琅邪王戎沛人劉伶相與友善游於竹林號
 為七賢鍾會為大將軍所昵聞康名而造之會名公子
 以才能貴幸乘肥衣輕賓從如雲康方箕踞而鍛會至
 不為之禮康問會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有
 所聞而來有所見而去會深銜之大將軍嘗欲辟康康
 既為絕世之言又從子不善避之河東或云避世及山
 濤為選曹郎舉康自代康答書拒絕因自說不堪流俗
 而非薄湯武大將軍聞而怒焉初康與東平呂昭子異
 及異弟安親善會異淫安妻徐氏而誣安不孝囚之安
 引康為證康義不負心保明其事安亦至烈有濟世志
 力鍾會勸大將軍因此除之遂殺安及康康臨刑自若
 援琴而鼓既而歎曰雅音於是絕矣時人莫不哀之初
 康採藥於汲郡共北山中見隱者孫登康欲與之言登

默然不對踰時將去康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才
 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及遭呂安事為詩自責曰欲
 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類致怨憎皆慙柳下今倪
 孫登內負宿心外服良朋康所著諸文論六七萬言皆
 為世所玩詠 康別傳云孫登謂康曰君性烈而才雋其
 每固之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與盛所記不同 又晉
 陽秋云康見孫登登對之長嘯踰時不言康辭還曰先
 生竟無言乎登曰惜哉此二書皆孫盛所述而自為殊
 異如此 康雲目錄曰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無家屬於
 汲縣北山土窟中得之夏則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
 好讀易鼓琴見者皆親樂之每所止家輒給其衣服食
 飲得無辭讓 世語曰母丘儉反康有力且欲起兵應
 之以問山濤濤曰不可儉亦已敗 臣松之案本傳云
 康以景元中坐事誅而于寶孫盛習鑿齒諸書皆云正
 康欲舉兵應母丘儉故謂儉使應殺康也其實不然
 山濤為選官欲舉康自代康書告絕事之明審者也案
 濤行狀濤始以景元二年除吏部郎耳景元與正元相
 較七八年以濤行狀檢之如本傳為審矣 鍾會傳亦云

會作司隸校尉時誅康會作司隸景元中也不寶云呂
 安兄巽善於鍾會巽為相國掾俱有寵於司馬文王
 遂抵安罪尋文王以景元四年鍾鄧平蜀後始殺相國
 位若巽為相國掾時陷安焉得以破母丘儉年殺嵇呂
 此又干寶之疏謬自相違伐也康子紹字延祖少知
 名山濤啓以為秘書郎稱紹平簡溫敏有文思又曉音
 當成濟者帝曰紹如此便可以為丞不足復為郎也遂
 歷顯位晉諸公贊曰紹與山濤子簡弘農楊準同好友
 善而紹最有中正之情以侍中從惠帝北伐成都王王
 師敗績百官奔走惟紹獨以身扞衛遂死於帝側故累
 見褒崇追贈太景初中下邳桓威出自孤微年十八而
 著渾輿經依道以見意從濟國門下書佐司徒署吏後
 為安成令吳質濟陰人以文才為文帝所善官至振威
 將軍假節都督河北諸軍事封列侯魏略曰質字季重
 官將及諸侯所禮愛質亦善處其兄弟之間若前世樓
 君卿之游五侯矣及河北平定大將軍為世子質與劉

慎等並在坐席慎坐譴之際質出為朝歌長後遷元城
 令其後大將軍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與質書曰季
 重無恙途路雖局官守有限願言之懷良不可任足下
 所治僻左書問致簡益用曾勞每念昔日南皮之游誠
 不可忘既妙思六經逍遙百氏彈棊間設終以博奕高
 談娛心哀箏順耳馳騁北場旅食南館浮甘以於清泉
 沈朱李於寒水曷日既沒繼以朗月同乘並載以游後
 園輿輪徐動賓從無聲清風夜起悲笳微吟樂往哀來
 淒然傷懷余顛而言茲樂難常足下之徒咸以為然今
 果分別各在一方元瑜長逝化為異物每念至何時
 可言方今蕤賓紀辰景風扇物天氣和暖眾果具繁時
 駕而游北遵河曲從者鳴笳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
 節同時異物是人非我勞如何今遣騎到鄴故使枉道
 相過行矣自愛二十三年太子又與質書曰歲月易得
 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况乃過之思
 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
 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向可言邪昔日游處行
 則同輿止則接席何嘗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
 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
 謂百年已分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

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為一集觀其姓名已為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為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業辭義典雅足傳于後此子為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意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枚浹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為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逾耳至其五言詩妙絕當時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也昔伯牙絕弦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愍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也諸子但為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吾與足下不及見也行年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乃通夕不瞑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已三十在軍十年所更非一吾德雖不及年與之齊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眾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邪恐永不復得為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游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造述不東望於邑裁書

敘心 臣松之以本傳雖畧載太子比書美辭多被刪著今故悉取魏略所述以備其文太子即王位又與賈書曰南皮之游存者三人烈祖龍飛或將或侯今惟吾子棲蓬下仕從我游處獨不及門鏡聲壘取能無懷愧路不云遠今復相聞初曾真曹休亦與賈等俱在渤海游處時休真亦以宗親並受爵封出為列將而賈故為長史王顧質有望故稱二人以慰之始賈為單家少游越貴戚間蓋不與鄉里相沉浮故雖已出官本國猶不與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徵質與車駕會洛陽到拜北中郎將封列侯使持節督幽并諸軍事治信都太和中人朝賈自以不為本郡所饒謂司徒道昭曰我欲溺鄉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為君溺擯也世語曰魏王嘗出征世子及臨苗侯植並送路側植稱述功德發言有章左右屬目王亦悅焉世子悵然自失吳質耳曰王嘗行流涕可也及辭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歎歎於是皆以植辭多華而誠心不及也賈別傳曰帝嘗召質及曹休歡會命郭后出見質等帝曰卿仰請視之其至親如此質黃初五年朝京師詔上將軍及特進以下皆會質所大官給供具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

真負責恥見戲恣謂賈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驃騎
將軍曹洪輕車將軍王忠言將軍必欲使上將軍服肥
甲自宜為瘦真愈志拔刀瞋目言併敢輕脫吾斬爾遂
馬坐賈案劔曰曹子丹汝非屠机上肉吳質吞爾不搖喉
唯爾不搖牙何敢恃勢驕邪鏢因起曰陛下使吾守來
樂卿耳乃至此邪質顧叱之曰朱鏢敢壞生諸將軍首
還坐鏢性急愈志還拔劔斬地遂便罷也及文帝崩質
入步脚踟念蒙聖主恩榮爵與眾殊自謂永終身志氣
青當舒何意中見葉葉我歸黃墟榮榮靡所恃淚下如
還珠隨沒無所益身死名不書慷慨自僂俛庶幾烈丈
夫太和四年入為侍中時司空陳羣錄尚書事帝初親
馬機質以輔弼大臣安危之臣也陳羣從容之士非國相之才
處重任而不親事帝甚納之明日有切詔以督責群而
天下以司空不如長文即羣言無實也質其年夏卒質
先以情威肆行益曰驃侯質子應仍上書論枉至正元
年乃改諡威侯應字溫衡晉尚書應子康字子仲知名
於時亦至大位

衛覲字伯儒河東安邑人也少夙成以才學稱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除茂陵令尚書郎太祖征袁紹而劉表為
紹援關中諸將又中立益州牧劉璋與表有隙覲以治
書侍御史使益州令璋下兵以綴表軍至長安道路不
通覲不得進遂留鎮關中時四方大有還民關中諸將
多引為部曲覲書與荀彧曰關中膏腴之地頃遭荒亂
人民流入荊州者十萬餘家聞本土安寧皆企望思歸
而歸者無以自業諸將各競招懷以為部曲郡縣貧弱
不能與爭兵家遂彊一旦變動必有後憂夫鹽國之大
寶也自亂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犁

牛若有歸民以供給之勤耕積粟以豐殖關中遠民聞之必日夜競還又使司隸校尉留治關中以為之主則諸將日削官民日盛此疆本弱敵之利也或以白太祖太祖從之始遣謁者僕射監鹽官司隸校尉治弘農關中服從乃白召覬還稍遷尚書魏書曰初漢朝遷移臺閣舊事散亂自都許之後漸有綱紀覬以古義多所正定是時關西諸將外雖懷附內未可信司隸校尉鍾繇求以三千兵入關外託討張魯內以脅取質任太祖使荀彧問覬覬以為西方諸將皆豎夫屈起無雄天下意苟安樂目前而已今國家厚加爵號得其所志非有大故不憂為變也宜為後圖若以兵入關中當討張魯魯在深山道徑不通彼必疑之一相驚動地險來疆殆難為慮或以覬議呈太祖太祖初善之而以繇自典其任遂從繇議兵始進而關右大獲太祖自親征繇乃平之死者魏國既建拜侍中黃計太祖每不從繇議由是益重覬

與王粲並典制度文帝卽王位徙為尚書頃之還漢朝為侍郎勸贊禪代之義為文詔之詔文帝踐祚復為尚書封陽吉亭侯明帝卽位進封閭鄉侯三百戶閭音覬奏曰九章之律自古所傳斷定刑罪其意微妙百里長吏皆宜知律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事遂施行時百姓凋匱而役務方殷覬上疏曰夫變情厲性疆所不能人臣言之既不易人主受之又艱難且人之所樂者富貴顯榮也所惡者貧賤死亡也然此四者君上之所制

也君愛之則富貴顯榮君惡之則貧賤死亡順指者愛所由來逆意者惡所從至也故人臣皆爭順指而避逆意非破家爲國殺身成君者誰能犯顏色觸忌諱建一言開一說哉陛下留意察之則臣下之情可見矣今議者多好悅耳其言政治則比陛下於堯舜其言征伐則比二虜於狸鼠臣以爲不然昔漢文之時諸侯彊太賈誼累息以爲至危况今四海之內分而爲三羣士陳力各爲其主其來降者未肯言舍邪就正咸稱迫於困急是與六國分治無以爲異也當今千里無烟遺民困苦陛下不善留意將遂凋弊難可復振禮天子之器必有

金玉之飾飲食之肴必有八珍之味至於凶荒則徹膳降服然則奢儉之節必視世之豐約也武皇帝之時後宮食不過一肉衣不用錦繡茵褥不緣飾器物無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遺福子孫此皆陛下之所親覽也當今之務宜君臣上下並用筭籌策計校府庫量入爲出深思句踐滋民之術由恐不及而尚方所造金銀之物漸更增廣工役不輟侈靡日崇帑藏日竭昔漢武信求神仙之道謂當得雲表之露以餐玉屑故立僊掌以承高露陛下通明每所非笑漢武有求於露而由尚見非陛下無求於露而空設之不益於好而糜費功夫誠皆聖慮

所宜裁制也觀歷漢魏時獻忠言率如此受詔典著作
又為魏官儀凡所撰述數十篇好古文鳥篆隸草無所

不善建安末尚書右丞河南潘勗文章志曰勗字元茂初名芝改名勗後避

諱或曰勗獻帝時為尚書郎遷右丞詔以勗前在石曹才敏兼通明習舊事勗并領本職數加特賜二十

年遷東海相未發留拜尚書左丞其年病卒時年五十餘魏公九錫策命勗所作也勗子潘平原太守亦以學

行稱潘子尼字正叔尼別傳曰尼少有清才文辭溫雅初應州辟後以父老歸供養居家十餘年父終晚乃出

仕尼嘗贈陸機詩機答之其四句曰荷歟潘生世篤其藻仰儀前文不隆祖考位終大常尼從父岳字安仁岳

別傳曰岳美姿容風以才穎發名其所著述清綺絕倫為黃門侍郎為孫秀所殺尼岳文翰並見重於世尼從

子潘字湯仲晉諸公贊潘以博學黃初時散騎常侍河

內王象亦與觀並以文章顯王象事別見楊俊傳觀薨諡曰敬侯

子瓊嗣瓊咸熙中為鎮西將軍青陽秋曰瓊字伯玉

知弱冠為尚書郎遂歷位內外為晉尚書令司空太保

惠帝初輔政為楚王瑋所害世語曰瓊與扶風內史

嫩煌素靖並善草書瓊子恒字巨山黃門侍

郎恒子玠字叔寶有盛名為太子洗馬早卒

劉廙字恭嗣南陽安衆人也年十歲戲於講堂上潁川

司馬德操拊其頭曰孺子黃中通理寧自知不虞

兄望之有名於世荊州牧劉表辟為從事而其友二人

皆以讒毀為表所誅望之又以正諫不合投傳告歸廙

請望之曰趙殺鳴犢仲尼回輪劉向新序曰趙簡子欲

犢犢晉有鐸鳴魯有孔丘吾殺三人者天下可王也於是乃召犢犢鐸鳴而問政焉已即殺之使使者聘孔子

仰天而歎曰美哉水乎洋洋乎使丘不濟此水者命也
 夫子路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夫饋餼擊鐸鳴晉
 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意之時須而後從政及其
 得意也殺之黃龍不反于涸澤鳳皇不離其野羅故刺
 胎焚林則麒麟不臻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竭澤而漁
 則龜龍不見鳥獸之於不仁猶知避之況丘乎故虎嘯
 而谷風起龍興而景雲見擊庭鍾於外而黃鍾應於內
 夫物類之相感精神之相應若響之應聲影之象形故
 君子違傷其類者今彼已殺吾類矣今兄既不能法柳
 何為之此乎於是遂回車不渡而還

下惠和光同塵於內則宜模範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

於時殆不可也望之不從尋復見害虞懼奔揚州虞別傳載

虞道路為牋謝劉表曰考躬過蒙分遇榮授之顯未有
 管孤桓文之烈孤德隕命精誠不遂兄望之見禮在昔
 既無堂構昭前之績中規不密用墜禍辟斯乃明神弗
 祐天降之災悔吝之負哀號靡及虞之愚淺言行多違
 懼有浸潤三至之間考躬之愛已衰望之之責猶存必
 傷天慈既往之分門戶殪滅取笑明哲是用迸竄永涉

荆路節日到廬江尋陽昔鍾儀有南音之操板舉有班
 荆之思雖遠猶適敢忘前施魯子曰表既殺望之荆

州士人皆自危也夫表之本心於望之不輕也以直迂
 情而讒言得入者以無容直之度也據全楚之地不能
 以成功者未必不由此也夷叔迂武王以成名了公順
 高祖以受戮二主之度遠也若不遠其度惟福心是從
 難乎以容遂歸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屬轉五官將文
 民畜眾矣

學文帝器之命虞通草書虞荅書曰初以尊卑有踰禮
 之常分也是以貪守區區之節不敢脩草必如嚴命誠

知勞謙之素不貴殊異若彼之高而惇白屋如斯之好

苟使郭隗不輕於燕九九不忽於齊樂毅自至霸業以

隆戰國策曰有以九九求見齊桓公桓公不納其人曰
 九九小術而君納之況大於九九者乎於是桓公設

庭燎之禮而見之居無幾
 隗朋自遠而至齊遂以霸匹夫之節成巍巍之美雖

愚不敏何敢以辭魏國初建爲黃門侍郎太祖在長安
欲親征蜀廩上疏曰聖人不以智輕俗王者不以人廢
言故能成功於千載者必以近察遠智周於獨斷者不
恥於下問亦欲博采必盡於衆也且韋弦非能言之物
而聖賢引以自匡臣才智闇淺願自比於韋弦昔樂毅
能用弱燕破大齊而不能以輕兵定卽墨者夫自爲計
者雖弱必固欲自潰者雖彊必敗也自殿下起軍以來
三十餘年敵無不破彊無不服今以海內之兵百勝之
威而孫權負險於吳劉備不賓於蜀夫夷狄之臣不當
箕州之卒權備之籍不比袁紹之業然本初以亡而二
寇未捷非闇弱於今而智武於昔也斯自爲計者與欲
自潰者異勢耳故文王伐崇三駕不下歸而脩德然後
服之秦爲諸侯所征必服及兼天下東向稱帝匹夫大
呼而社稷用隳是力斃於外而不卹民於內也臣恐邊
寇非六國之敵而世不乏才土崩之勢此不可不察也
天下有重得有重失勢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得也勢不
可得而我勤之此重失也於今之計莫若料四方之險
擇要害之處而守之選天下之甲卒隨方面而歲更焉
殿下可高枕於廣夏潛思於治國廣農桑事從節約脩
之旬年則國富民安矣太祖遂進前而報廩曰非但君

當知臣臣亦當知君今欲使吾坐行西伯之德恐非其人也魏諷反虞弟偉為諷所引當相坐誅太祖令曰叔

向不坐弟虎古之制也特原不問虞別傳曰初虞弟偉與諷善虞戒之曰夫

交友之美在於得賢不可不詳而世之交者不審擇人務合黨眾違先聖人交友之義此非厚已輔仁之謂也

吾觀魏諷不脩德行而專以鳩合為務華而不實此直

曉世沽名者也卿其慎之勿復與通偉不從故及於難

徒署丞相倉曹屬虞上疏謝曰臣罪應傾宗禍應覆族

遭乾坤之靈值時來之運揚湯止沸使不焦爛起煙於

寒灰之上生華於已枯之木物不荅施於天地子不謝

生於父母可以死效難用筆陳虞別傳載虞表論治道曰昔者周有亂臣十人

有婦人焉九人而已孔子稱才難不其然乎明賢者難得也况亂弊之後百姓凋盡士之存者蓋亦無幾股肱

大職及州郡督司邊方重任雖備其官亦未得人此

非選者之不用意蓋才匱使之然耳况於長吏以下羣

職小任能皆簡練備得其人也其計莫如督之以法不

爾而數轉易往來不已送迎之煩不可勝計轉易之間

輒有姦巧既於其事不省而為政者亦以其不得久安

之故知惠益不得成於已而苟且之可免於患皆將不

念盡心於郵民而夢想於聲譽此非所以為政之本意

也今之所以為黜陟者近頗以州郡之毀譽聽往來之

浮言耳亦皆得其實而課其能否也長吏之所以為

往者奉法也憂公也郵民也此三事者或州郡有所不

便往來者有所不安而長吏執之不已於治雖得計其

聲譽未為美闕而從人於治雖失計其聲譽必集也長

吏皆知黜陟之在於此也亦何能不去本而就末哉以

為長吏皆宜使小久足使自展歲課之能三年總計乃

加黜陟課之皆當以事不得依名事者皆以戶口率其

墾田之多少及盜賊發興民之亡叛者為得負之計如

此行之則無能之吏脩名無益有能之人無名無損法

之一行雖無部司之監姦譽妄毀可得而盡事上太祖

之甚善虞著書數十篇及與丁儀共論刑禮皆傳於世文

帝卽王位爲侍中賜爵關內侯黃初二年卒虞別傳云

二無子帝以弟子阜嗣案劉氏譜阜字伯陵陳留太守

有贊世志力惠帝末爲豫州刺史喬胄胤丕顯貴盛至今

劉劭字孔才廣平邯鄲人也建安中爲計吏詣許太史

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彧所坐者數十人

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禪竈古之良史猶

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天子及門不得終

禮者四日蝕在一然則聖人垂制不爲變豫廢朝禮者

或災消異伏或推術謬誤也彧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

亦不蝕晉永和中廷尉王彪之與楊州刺史殷浩書曰

建元元年亦元日合朔庚車騎寫劉孔才所論以示八

座于時朝議有謂孔才所論爲不得禮議荀令從之是

勝人之一失也何者禮云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

禮而廢者四大廟火日蝕后之喪雨雪服失容尋此四

事之指自謂諸侯雖已入門而卒暴有之則不得終禮

非爲先存其事而傲倖史官推術錯謬故不豫廢朝禮

也夫三辰有災莫大日蝕史官告譴而無懼容不脩豫

防之禮而廢消救之術方大饗華夷君臣相慶豈是若

慶天災罪已之謂且檢之事實合朔之儀至尊無躬服

堂不聽政事冕服御坐門闥之制與元會禮異自不得

兼行則當權其事宜合朔之禮不輕於元會元會有可

却之準合朔無可廢之義謂應依建元故事却元會者

從之竟御史大夫郝慮辟劭會慮免拜太子舍人遷祕

書郎黃初中爲尚書郎散騎侍郎受詔集五經羣書以

類相從作皇覽明帝卽位出爲陳留太守敦崇教化百

姓稱之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

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時聞公孫淵受孫權
燕王之號議者欲留淵計吏遣兵討之劭以爲昔袁尚
兄弟歸淵父康康斬送其首是淵先世之效忠也又所
聞虛實未可審知古者要荒未服脩德而不征重勞民
也宜加寬貸使有以自新後淵果斬送權使張彌等首
劭嘗作趙都賦明帝美之詔劭作許都洛都賦時外興
軍旅內營宮室劭作二賦皆諷諫焉青龍中吳圍合肥
時東方吏士皆分休征東將軍滿寵表請中軍兵并召
休將士須集擊之劭議以爲賊衆新至心專氣銳寵以
少人自戰其地若便進擊不必能制寵求待兵未有所
失也以爲可先遣步兵五千精騎三千軍前發揚聲進
道震懼形勢騎到合肥疏其行隊多其旗鼓曜兵城下
引出賊後擬其歸路要其糧道賊聞大軍來騎斷其後
必震怖遁走不戰自破賊矣帝從之兵比至合肥賊果
退還時詔書博求衆賢散騎侍郎夏侯惠薦劭曰伏見
常侍劉劭深忠篤思體周於數凡所錯綜源流弘遠是
以羣才大小咸取所同而斟酌焉故性實之士服其平
和良正清靜之人慕其玄虛退讓文學之士嘉其推步
詳密法理之士明其分數精比意思之士知其沉深篤
固文章之士愛其著論屬辭制度之士貴其化略較要

策謀之士贊其明思通微凡此諸論皆取適已所長而
舉其支流者也臣數聽其清談覽其篤論漸漬歷年服
膺彌久實為朝廷奇其器量以為若此人者宜輔翼機
事納謀幃幄當與國道俱隆非世俗所常有也惟陛下
垂優游之聽使劭承清閑之歡得自盡於前則德音上
通輝燿日新矣臣松之以為凡相稱薦率多溢美之辭
能不違中者或寡矣惠之稱劭云玄虛
退讓及明思通
微近於過也景初中受詔作都官考課劭上疏曰百
官考課王政之大較然而歷代弗務是以治典闕而未
補能否混而相蒙陛下以上聖之宏略愍王綱之弛頽
神慮內鑒明詔外發臣奉恩曠然得以啟矇輒作都官

考課七十二條又作說略一篇臣學寡識淺誠不足以
宣暢聖旨著定典制又以為宜制禮作樂以移風俗著
樂論十四篇事成未上會明帝崩不施行正始中執經
講學賜爵關內侯凡所撰述法論人物志之類百餘篇
卒追贈光祿勳子琳嗣劭同時東海繆襲亦有才學多
所述敘官至尚書光祿勳先賢行狀曰繆斐字文雅
覽經傳事親色養徵博士六
辟公府漢帝在長安公卿博舉名儒時舉斐任侍中並
無所就即襲父也文章志曰襲字熙伯薛御史大夫
府歷事魏四世正始六年年六十卒子悅字孔
懌晉光祿大夫襲孫紹播徵胤等並皆顯達襲友人
山陽仲長統漢末為尚書郎早卒著昌言詞佳可觀省
襲撰統昌言表稱統字公理少好學博涉書記瞻於文
辭年二十餘游學青徐并冀之間與交者多異之并州

刺史高幹素貴有名招致四方游士多歸焉統過幹幹
 善待遇之訪以世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
 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為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統言
 統去之無幾而幹敗并與之士以是謙統夫司農常林
 與統共在上黨為臣道統性倜儻敢直言不幹小節
 列鄂命召輒稱疾不就默語無常時人或謂之狂漢
 在許尚書郎後參太祖軍事復還為郎延康元年卒時年
 四十餘統每論說古今世俗行事發憤
 歎息輒以為論名曰昌言凡二十四篇散騎常侍陳留
 蘇林魏略曰林字孝友博學多通古今字皆凡而書傳文
 待黃初中為博士給事中文帝作典論所稱蘇林者是
 也以老歸第國家每遣人就問之數加賜遺年八十餘
 卒光祿大夫京兆韋誕文章敘錄曰誕字仲將太僕
 為郡上計吏特拜郎中稍遷侍中中書監以光祿大夫
 遷年七十五卒于家初郎中書監及誕並善書有
 名魏孫恒撰四體書勢其序古文曰自秦用篆書焚燒
 尤典而古文絕矣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尚書

春秋論語孝經時人已不復知有古文謂之科斗書漢
 世祕藏希得見之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敬侯寫
 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別至正始中立三石經轉
 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法太康元年汲縣民盜發
 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敬
 侯謂觀也其序篆書曰秦時李斯號為工篆諸山及銅
 人銘皆斯書也漢建初中扶風曹喜少異於斯而亦稱
 善邯鄲淳師焉略究其妙章誕師厚而不及也太和
 誕為武都太守以能書留補侍中魏氏寶器銘題皆誕
 書云漢末又有蔡邕采斯喜之法為古今雜形然精
 簡理不如淳也其序錄隸書已略見武紀又曰師宜官
 為大字邯鄲淳為小字梁鵠謂淳得次仲法然鵠之用
 筆盡其勢矣其序草書曰漢興而有草書不知作者姓
 名至章帝時齊相杜度號善作篇後有崔瑗崔寔亦書
 稱工杜氏然字甚安而書體微瘦崔氏甚得筆勢而
 字小疏弘農張伯英者因而轉精其巧凡家之衣帛必
 書而後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下筆必為楷則號
 忽不暇草寸紙不見遺至今世人尤寶之韋仲將謂之
 草聖伯英弟文舒者次伯英又有姜孟穎梁犛田彦
 和及韋仲將之徒皆伯英弟子有名於世然殊不及文

舒樂安太守譙國夏侯惠惠淵子事陳郡太守任城孫

也文章敘錄曰該字公達疆志好學年二十上許臻在

該為郎中著魏書遷博士司徒右長史復還入著作景

元二年郎中令河東杜摯等亦著文賦頗傳於世文章敘錄

卒官曰摯字德魯初上笏賦署司徒軍謀吏後舉孝廉除郎

中轉補校書摯與母丘儉鄉里相親故為詩與儉求仙

人藥一丸欲以感切儉求助也其詩曰騏驎馬不試姿

姿槽櫪間壯士志未伸次軻多辛酸伊摯為騰臣呂望

身操竿夷吾困商販甯戚對牛歎食其處監門淮陰飢

不餐買臣老負薪妻畔呼不還釋之宦十年位不增故

官才非八子倫而與齊其患無知不在此袁盎未有言

被叱為病久榮衛動不安聞有韓眾藥信來給一丸儉

荅曰鳳鳥翔京邑哀鳴有所思才為聖世出德音何不

拾八子未遭遇今者邁明時胡康出壘敵楊偉無根基

飛騰冲雲天奮迅協光熙駿驥骨法異伯樂觀知之但

當養羽翮鴻舉必有期體無纖微疾安用問良醫翻

輕栖集還為燕雀嗤韓眾藥雖良或更不能治悠悠千

里情薄言荅嘉詩信心感諸中中實不在辭摯竟不得

遷卒于祕書盧江何氏家傳曰明帝時有譙人胡康

年十五以異才見送又陳損益求試劇縣詔特引見舉

論翕然號為神童詔付祕書使博覽典籍帝以問祕書

丞何禎康才何如禎荅曰康雖有木性質不端必有負

敗後果以過見譴臣松之案魏朝自後而顯者不

聞胡康疑是孟康康事見杜恕傳楊偉見曹爽傳

傳嘏字蘭石北地泥陽人傳介子之後也伯父巽黃初

中為侍中尚書傳子曰嘏祖父睿代郡嘏弱冠知名

曰是時何晏以材辯顯於貴戚之間鄧颺好變通合徒

黨鬻聲名於閭閻而夏侯玄以貴臣子少有重名為之

宗主求交於嘏而不納也嘏友人荀粲有清議遠心然

猶性之謂嘏曰夏侯泰初一時之傑虛心交子合則

成不合則怨至二賢不睦非國之利此藺相如所以

廉頗也嘏荅之曰泰初志大其量能合虛聲而無實才

何平叔言遠而情近好辯而無誠所謂利口覆邦國之

人也鄧玄茂有為而無終外要名利內無關鑰責同

異多言而妬前多言多譽如前無親以吾觀其司空陳

三人者皆敗德也遠之猶恐禍及况昵之乎

羣辟爲掾時散騎常侍劉劭作考課法事下三府叅難
劭論曰蓋聞帝制宏深聖道奧遠苟非其才則道不虛
行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暨乎王略虧頽而曠載罔綴獲
言旣沒六籍泯玷何則道弘致遠而衆才莫踰也案劭
考課論雖欲尋前代黜陟之文然其制度略以闕亡禮
之存者惟有周典外建侯伯藩屏九服內立列司筦齊
六職士有恒貴官有定則百揆均任四民殊業故考績
可理而黜陟易通也大魏繼百王之末承秦漢之烈制
度之流靡所脩采自建安以來至于青龍神武撥亂肇
基皇祚埽除凶逆芟夷遺寇旌旗卷舒日不暇給及經
邦治戎權法並用百官羣司軍國通任隨時之宜以應
政機以古施今事雜義殊難得而通也所以然者制宜
經遠或不切近法應時務不足垂後夫建官均職清理
民物所以立本也循名考實糾勵成規所以治末也本
綱未舉而造制未呈國略不崇而考課是先懼不足以
料賢愚之分精幽明之理也昔先王之擇才必本行於州
閭講道於庠序行具而謂之賢道脩則謂之能鄉老獻
賢能于王王拜受之舉其賢者出使長之科其能者入
使治之此先王收才之義也方今九州之民爰及京城
未有六卿之舉其選才之職專任吏部案品狀則實才

未必當在薄伐則德行未為敘如此則殿最之課未盡
人才述綜王度敷贊國式體深義廣難得而詳也正始
初除尚書郎遷黃門侍郎時曹爽秉政何晏為吏部尚
書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好利不念務
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晏等遂
與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熒陽太守不行太
傅司馬宣王請為從事中郎曹爽誅為河南尹傳子曰河南尹
內掌帝都外統京畿兼古六卿六遂之士其民異方雜
居多豪門大族商賈胡貊天下四方會利之所聚而姦
之所生前尹司馬芝舉其綱而太簡次尹劉靜綜其目
而太密後尹李勝毀常法以收一時之聲嘏立司馬氏
之綱統裁劉氏之綱日以經緯之李氏所毀以漸補之
郡有七百吏半非舊也河南俗黨五官掾功曹典選職

皆授其本國人無用異邦人者嘏各舉其良而對用之
官曹分職而後以次考核之其治以德教為本然持法
有恒簡而不可犯見理識情獄訟不加覆楚而得其實
不為小惠有所薦達及大有益於民事皆隱其端迹若
不由已出故當時無赫赫之名吏民久而後安之
遷尚書嘏常以為秦始罷侯
置守設官分職不與古同漢魏因循以至於今然儒生
學士咸欲錯綜以三代之禮禮弘致遠不應時務事與
制違名實未附故歷代而不至於治者蓋由是也欲大
改定官制依古正本今遇帝室多難未能革易時論者
議欲自伐吳三征獻策各不同詔以訪嘏嘏對曰昔夫
差陵齊勝晉威行中國終禍姑蘇齊閔乘土拓境闢地
千里身蹈顛覆有始不必善終古之明效也孫權自破

關羽并荊州之後志盈欲滿凶宄以極是以宣文侯深
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以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
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
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
而議者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或欲四道並進攻其
城壘或欲大佃疆場觀釁而動誠皆取賊之常計也然
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之爲寇幾六
十年矣君臣僞立吉凶共患又喪其元帥上下憂危設
令列船津要堅城據險橫行之計其殆難捷惟進軍大
佃最差完牢隱兵出民表寇鈔不犯坐食積穀不煩運

士乘釁討襲無遠勞費此軍之急務也昔樊噲願以十
萬之衆橫行匈奴季布面折其短今欲越長江涉虜庭
亦向時之喻也未若明法練士錯計於全勝之地振長
策以禦敵之餘燼斯必然之數也

司馬彪戰略載叔此對詳於本傳今悉載
之以盡其意彪曰嘉平四年四月孫權死征南大將軍
王昶征東將軍胡遵鎮南將軍母丘儉等表請征吳朝
廷以二征計異詔訪尚書傅嘏嘏對曰昔夫差勝齊陵
晉威行中國不能以免姑蘇之禍齊閔辟士乘國開地
千里不足以救顛覆之敗有始不必善終古事之明效
也孫權自破蜀兼平荊州之後志盈欲滿罪戮忠良誅
及胤嗣元凶已極相國宣文侯先識取亂侮亡之義深
建宏圖大舉之策今權已死託孤於諸葛恪若矯權苛
暴蠲其虐政民免酷烈偷安新惠外內齊慮有同舟之
懼雖不能終自保完猶足以延期挺命於深江之外矣
昶等或欲汎舟徑濟橫行江表收民略地因糧於寇或
欲四道並進臨之以武誘間攜貳待其崩壞或欲進軍

大佃佃其項領積穀觀農相時而動凡此三者皆取賊
 之常計也然施之當機則功成名立苟不應節必歸後
 患自治兵以來出入三載非掩襲之軍也賊喪元帥利
 存退守若撰飾舟楫羅船津要堅城清野以防卒攻積
 行之計殆難必施賊之為寇幾六十年君臣偽立吉凶
 同患若格獨其弊天去其疾崩潰之應不可卒待今邊
 壤之守與賊相遠賊設羅落又持重密間謀不行耳目
 無聞夫軍無耳目校察未詳而舉大眾以臨巨險此為
 希幸徼功先戰而後求勝非全軍之長策也唯有進軍
 大佃最差完牢可詔昶遵等擇地居險審所錯置及合
 三方一時前守奪其肥壤使還耕墾土一也兵出民表
 寇鈔不犯二也招懷近路降附日至三也羅落遠設間
 構不來四也賊退其守羅落必淺佃作易之五也坐食
 積穀士不運輸六也擊隙時聞討襲速決七也凡此七
 者軍事之急務也不據則賊擅便資據之則利歸於國
 不可不察也夫屯壘相偪形勢已交智勇得陳巧拙得
 用策之而知得失之計角之而知有餘不足虜之情偽
 將焉所逃夫以小敵大則役煩力竭以貧敵富則斂重
 財置故敵逸能勞之飽能飢之此之謂也然後盛衆厲
 兵以震之參惠倍賞以招之多方廣似以疑之由不虞

之道以圖其不虞也及二年在提右挈虜必冰散危解
 安受其弊可坐策而得也昔漢氏歷世常患匈奴朝臣
 謀士早朝晏罷介冑之將則陳征伐指紳之徒咸言和
 親勇奮之士思張博噬故樊噲願以十萬之衆橫行匈
 奴李布面折其短李信求以二十萬獨舉楚人而果辱
 秦軍今諸將有陳越江陵險獨步虜庭即亦向時之類
 也以陛下聖德輔相忠賢法明士練錯計於全勝之地
 振長策以禦之虜之崩潰必然之數故兵法曰屈人之
 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非攻也若釋廟勝必然之理
 而行萬一不必全之路誠愚臣之所慮也故謂大佃而
 偏之計最長時不從暇言其年十一月詔昶等
 征吳五年正月諸葛恪拒戰大破衆軍於東關後吳大
 將諸葛恪新破東關乘勝揚聲欲向青徐朝廷將為之
 備暇議以為淮海非賊輕行之路又昔孫權遣兵入海
 漂浪沈溺略無孑遺恪豈敢傾根竭本寄命洪流以微
 乾沒乎

漢書張湯傳曰湯始為小吏乾沒與長安富貴
 田甲魚翁叔之屬交私服虔說曰乾沒射鹿也

也如淳曰得利為乾失利為沒臣松之於處直以沒為射成敗而不說乾沒之義於理猶為未利為乾又不可了愚謂乾讀宜為乾燥之乾格蓋謂有所微射不計乾燥之與沈沒而為之不過遣

偏率小將素習水軍者乘海沂淮示動青徐恪自并兵來向淮南耳後恪果圖新城不克而歸遐常論才性同

異鍾會集而論之傅子曰遐既達治好正而有清理議

隸校尉鍾會年甚少遐以明知交會臣松之案傅子

前云遐了夏侯之必敗不與之交而此云與鍾會善是以為夏侯玄以名重致患譽由外至鍾會以利動取敗

也暇若了夏侯之必危而不見鍾會之將敗則為識有由子愛憎奚濂於成敗哉以愛憎為厚薄

關內侯高貴鄉公即尊位進封武鄉亭侯正元二年春

母丘儉文欽作亂或以司馬景王不宜自行可遣太尉

孚往惟遐及王肅勸之景王遂行漢晉春秋曰遐固勸

重言曰淮楚兵勁而儉等負力遠關其鋒未易當也若

諸將戰有利鍾太勢一失則公事敗矣是時景王新割

目瘤創甚聞遐言蹶然而東以遐守尚書僕射俱東儉欽破

敗遐有謀焉及景王薨遐與司馬文王徑還洛陽文王

遂以輔政語在鍾會傳世語曰景王疾甚以朝政授傳

以景王命召文王於許昌領公軍焉孫盛評曰晉宣

景文王之相魏也權重相承王業基矣豈蕞爾傳遐所

道間廁世語所會由是有自矜色遐戒之曰子志大其

量而勳業難為也可不慎哉遐以功進封陽鄉侯增邑

六百戶并前千二百戶是歲薨時年四十七追贈太常

諡曰元侯

傳子曰初李豐與蝦同州少有名早歷大官內外稱之蝦又不善也謂同志曰豐為

而多疑於小失而昧於權利若處庸庸者可也自任機事遭明者必死豐後為中書令與夏侯玄俱禍卒如蝦

言蝦自少與兗州刺史裴徽散騎常侍荀勗善徽勗早亡又與鎮北將軍何曾司空陳泰尚書僕射荀顗後

軍鍾毓並善相友子祗嗣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蝦著勳綜朝事俱為名臣

前朝改封祗涇原子

晉諸公贊曰祗字子莊蝦少子也晉永嘉中至司空祗子宣字世弘

世語稱宣以公正知名位至御史中丞宣弟暢字世道祕書丞沒在胡中著晉諸公贊及晉公卿禮秩故事

評曰昔文帝陳王以公子之尊博好文采同聲相應才

士並出惟祭等六人最見名目而祭特處常伯之官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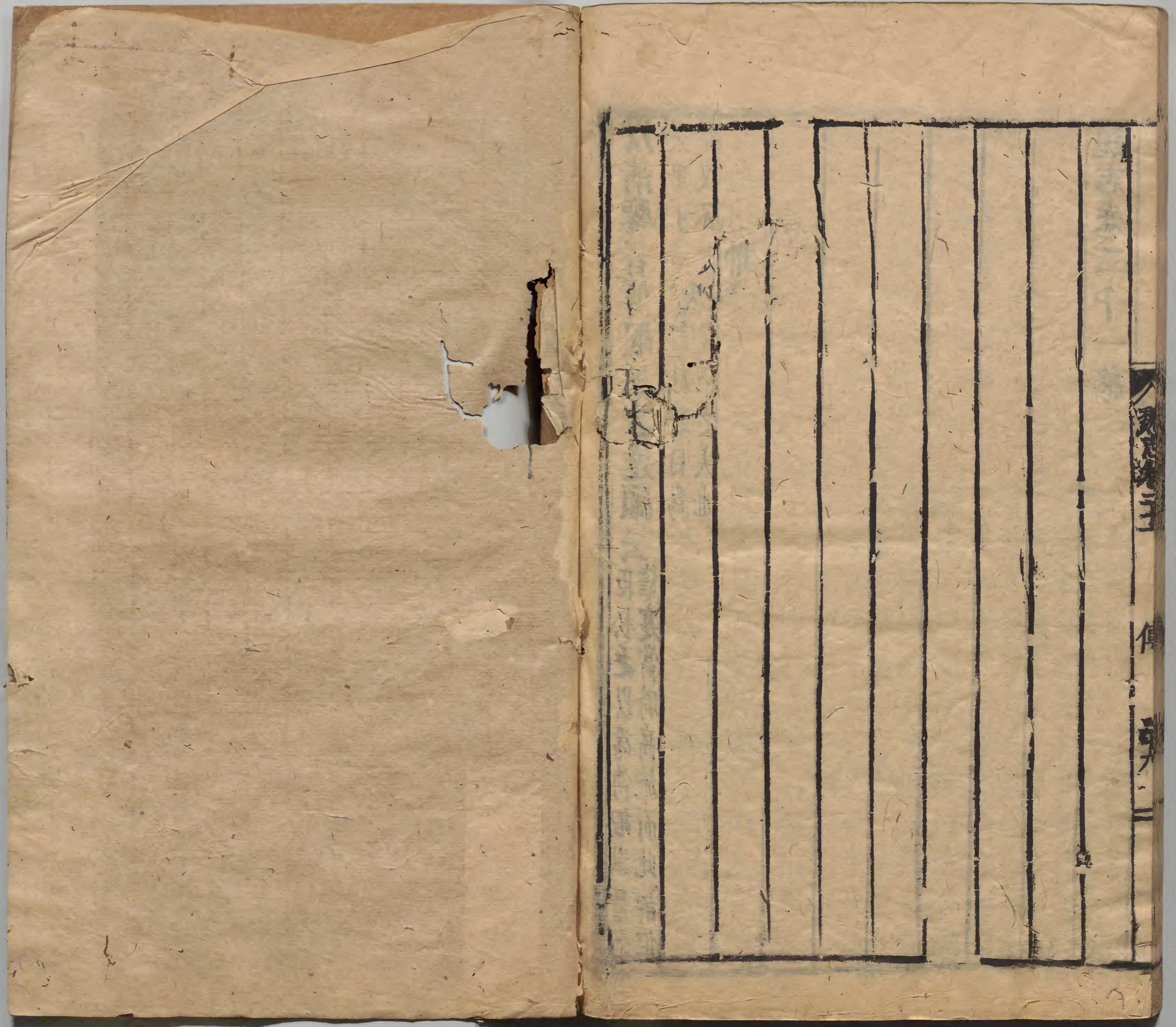
一代之制然其冲虛德宇未若徐幹之粹也衛覲亦以

多識典故相時玉之式劉劭該覽學籍文質周洽劉廙

以清鑒著傳蝦才達顯云

臣松之以為傳蝦識量名輩寔當時高流而此評但

云用才達顯既於目為拙又不足以見蝦之美也



傳
二

